

希特勒的末日

戈·伯列多著
祖佑譯

光華書店發行

光華叢刊

希特勒的末日

光華叢刊

戈。伯列多著

祖佑譯

光華書店發行

希特勒的末日

著者 伯列多

譯者 祖佑

出版者 光華書店

發行者 光華書店

• 各地 •

■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HITLER DE
MOIEY

一九四八年七月在哈爾濱印造
初版五千册

希特勒的末日

——一個德國軍官戈爾加爾特·伯列多底敘述

在慕尼黑出版的美國報紙「新時代」上登載了憲兵上尉戈爾加爾特·伯列多準備出版的「帝國辦公廳的末日」一書底摘要。

編者在附註中說明，憲兵上尉戈爾加爾特·伯列多是和希特勒在帝國辦公廳裡最後一個時期中接近較多的一個青年軍官。這軍官所敘述的東西，由愛爾斯特·蓋伯全部錄下。

伯列多的書是以「在帝國辦公廳裡的軍事會議」這一章開頭的，在起首的幾段中這樣寫着：「一九四五年二月初。威廉廣場看來是很冷落和荒蕪的。舉目四望，到處是燒焦的殘垣廢壁，窗戶上打穿的窟窿，後面便是一片廢墟。優美的巴龍宮殿式的古老的帝

國辦公廳，這一威廉時代的象徵只留下了損毀得一塌糊塗的正面。房屋前面是堆滿瓦礫的小花園，裡面的花壇也不知什麼時候被打碎了，完整的只有新帝國辦公廳正面樓房的不大的方形的陽台，在這陽台上，曾幾何時，阿道夫·希特勒曾接受柏林居民歡呼過的。

『元首辦公廳』看起來是很威武和森嚴的，它保持着希特勒德國嚴峻的風度，這所建築物佔着由威廉廣場通吉爾曼·戈林街的整條福斯大街。柏林警衛營的兵士們，一個個都是經過挑選的年青而高大的，——這樣的人在德國各城市的街道上早已不見了——他們還站在自己哨棚裡，只要有什麼軍官一出現他們就持槍敬禮。通防空掩蔽部斜坡甬路上的鐵門半開着。最近幾年來每晚都有成百的婦孺以『元首貴客』的資格到這裡來防空。幾星期以前希特勒自己也搬到這地下城來了。

起初帶我謁見元首，是去參加所謂『討論局勢』，即每天在希特勒那裡所舉行的海陸空三軍代表底純軍事會議。在這會議上討論有關海陸空戰的事情和決議。今天主要是領我去介紹給別人的。

高速度的『莫爾賽梯斯』式汽車停於右大門——軍人入口處旁邊的大四方柱子跟前。帝國辦公廳有兩個大門，它們所象徵的意義各不相同。左大門是專門指定給黨的工作

人員用的，而右大門是指定給軍人用的。古德林上將同他的副官福萊泰·馮·洛林哥文伯爵和我由汽車裡下來，兩個哨兵就向我們持槍敬禮。我們還了禮，走上十二層台階（我數着台階，便覺得每一台階對我來說，都是去碰命運的）走過笨重的橡木門時，值班人給我們開了門，就進入廳內這一個在幾盞暗淡的燈光下的高高的圓拱頂的前廳，這裡比實際上顯得更覺安靜和冷清。當柏林的空襲頻繁時，這裡的所有的風景畫，地毯，刺綉都不知去向了，很多窗格上都釘上了硬紙和膠合板，在頂棚和一面牆上裂了很多大縫，通老帝國辦公廳的通道也用膠合板堵住了，穿着制服的僕役按規矩向我要身份證明書看。因為我既無身份證明書，又無通行證，於是就在厚厚的來賓登記簿上查我的名字，繼之就讓我進去了。馮·洛倫哥文伯爵和我一塊走進副官處，把我介紹給總司令部副官波格曼中校並詢問他在哪裡開會？是在希特勒的辦公室？還是在防空掩蔽部？因為現在沒有空襲的危險，會議應當是在大辦公室中進行的。在有空襲首都危險的時候，便在帝國辦公廳地下的防空掩蔽部開會。

到指定的開會地點，我們還須走過好幾個走廊和房間，直路是早就走不通了，因為辦公廳的一部份已於轟炸時被炸壞了。例如大禮堂幾乎全部被毀。每一條走廊的入口亦都有黨衛軍在守衛着，我們必須每次把身份證明書拿出來。可是帝國辦公廳裡大辦公廳所在的那一邊還是完整的。這是這大建築物中剩下不多能按照原來用途使用的一部份

了。地板像鏡子一樣的發亮，牆上裝飾着畫片，窗戶的兩側都掛着長而又重的窗簾。

大辦公廳前邊的會客室裡我們再一次受到極仔細的檢查。這裡站着幾個黨衛軍的軍官和帶機槍、手槍全副武裝的黨衛軍衛士。上將、少校和我必須在這裡交出武器。兩個黨衛軍軍官把我們裝報告材料的皮包拿去，進行最澈底地檢查、看看裡面是否有武器和炸藥。在七月二十日刺殺事件後皮包是最可疑的東西了，當然，我們在這裡也要拿出自己的證明書。我們雖然沒有被搜查，但這些軍官的眼光照着我們緊身穿着的制服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幾遍。

我們來的太早，才是下午三點三刻，會客室幾乎還是空的，三個值班的黨衛軍戰士站在擺滿酒瓶和夾肉麵包的桌子旁，對面走進辦公室去的門旁又站着三個帶手槍和機槍的黨衛隊軍官，上將就利用這時間給統帥部作戰部再打一次電話，詢問東線的最後消息。最後希特勒的私人副官黨衛營長瓊斯走進來讓我們立刻到辦公室去。他說，希特勒與波爾曼正在談話，過幾分鐘就能談完，隨即辦公室的門就開了，國社黨書記馬丁，波爾曼走了出來，這時，在我腦裡就閃過這樣的思想，連希特勒都聽他的話。原來就是他嗎？正就是他——一個藏在幕後的惡魔。他四十五歲了，中等身材，笨手笨腳，粗矮結實，脖子像公牛的脖子一樣，他看來像是一位拿鼎的力士。他有出色的肌肉和寬大的鼻孔。他的圓臉是有神而粗野，光滑的黑色頭髮梳成分頭。烏黑的眼睛和臉部的表情說明

着他的狡猾和殘暴。

我們向他敬了一個禮，從他身旁進入大辦公室去。這辦公室給我們以很深的印象，幾乎整個高大而寬敞的禮堂鋪滿了地毯。如按房屋的面積說來，傢具是很少的。有一面牆上是一狹長的落地窗和通花園的玻璃門，窗子的兩邊垂着沉重的灰色的窗幕。靠牆的一邊，正中是希特勒笨重的別緻的寫字台。黑皮的靠椅，放在桌子後面，坐在上面可以看到花園。桌子上只放着鉛筆，文具，兩個特別大的吃墨器，電話，電鈴，別無他物。室內兩側擺着圓桌和笨重的皮椅。

我們和馮·洛倫哥文將幾幅大地圖按報告的次序鋪在桌子上。上邊的是巴爾幹戰場圖，下面的是庫梁基亞戰場圖。（註：庫梁基亞即波羅的海各國的統稱），當我們在做這件事的幾分鐘裡，希特勒的私人副官——這位黨衛軍——站在後面，聚精會神地監視着我們。以後我們又一塊兒走出辦公室，那時已經是下午四點鐘了，會客室裡大部份參加會議的人已經來了。他們分成好幾組，坐着或站着，互相地交談着，吃着夾肉麵包，喝着代用咖啡和伏特加。我們首長把我叫到身邊，以便給旁人介紹。他旁邊站着總司令蓋得爾元帥，約特立上將，海軍總司令鄧尼茨和波爾曼，一群副官和他們站在一起。在屋角上的一個小桌旁邊希姆萊在電話裡和自己的常駐希特勒辦公廳的代表黨衛軍費其林將軍談話。費其林的太太是葉娃·布拉溫的妹妹，以後成爲希特勒的妻子。但現在他傲

慢的態度就已使人覺得他是國家元首的親戚了。人人懼怕的帝國公安總局長加里琴羅納爾，他一個人靠一邊站着，正在批閱文件。帝國出版界領導人常駐希特勒辦公廳代表勞倫斯和波爾曼親信的憲兵隊長昌得爾在閑扯。室中央的圓桌邊坐着空軍大元帥戈林及其司令部的將領們，哥萊爾和克里斯金斯。希特勒的副官長波格道夫將軍走過前廳就進辦公室去了。隨後他又在門邊出現說：「元首有請！」於是戈林走在最前面，其他的人按着階級的次序跟在他後邊進去了。

二

希特勒獨自站在大廳中間，臉向着門口。大家按着進門的次序向他走去。他幾乎跟每個人都默默地握了手。只向幾個人發出一些問題，而他們都回答「是，元首」或者「不是，元首」。我站在門旁等着下一步的事情。這當然是我一生最不平凡的時候了。古得林上將和希特勒講着話，大概是在講我，因為他不斷看着我。古得林給我使了一個眼色，我就向希特勒走去。他駝着背拖着腳很慢的向我迎來。他握了我的手並以非凡的透視的眼光看着我。他的握手是鬆弛無力的，從這一握手中覺不到力量，他的頭微微顫抖着，以後當我有更多機會觀察他時，這一點我是看得更清楚了。他的左手像條馬鞭

似的垂着，很利害的癱攣着。他的眼裡閃着難以描述的火花，眼光是可怕而不自然的，臉孔和眼框都證明他極度的疲憊。行動起來像老人一樣。

『帝國汽油輸送站站長』蓋得爾

這已不是那個德國人民前幾年所知道的，戈培爾在宣傳中所描述的，精神煥發的希特勒了，他慢慢地，拖着兩條腿，在波爾曼伴隨之下走近寫字台，坐在一張壓一張放着的總參謀部的地圖的前面。地圖一共是九張。今天的會議是從討論西綫局勢開始。就是說從討論西綫和南綫的戰略情況開始。這是最高統帥部（德國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的簡稱）的職責。由約特立上將作報告。雖然蓋得爾負責領導最高統帥部，但他却站得遠遠的，看來他不太感興趣，我們這些年青的軍官們稱他為『帝國汽油輸送站站長』這個蔑視的綽號主要地不是針對他的個性，而是針對他起的作用。實在，如作為統帥部的一個領導者來說，很難更好的形容他的處境。他有權單獨處理的，僅僅是德國的汽油，而對其他有關武裝部隊的問題，他僅是聽取與執行希特勒的命令。

約特立開始報告了。每個字，每個動作都估計到希特勒的情緒。希特勒現在已不能讓別人在他旁邊高聲講話，因此約特立壓低着嗓子，平靜地報告着，這一手他作得很漂亮。當時西綫的情況全部決定於阿爾亭區域已被粉碎的攻勢。雙方都用了極大的兵力。

在慘敗之後，雖然想盡了一切辦法，也不能得到任何勝利的消息了。因此約特立，盡量不使希特勒的情緒受影響，在自己的報告中着重於個別士兵底成功的行動。

『元首，』他用鉛筆指着地圖上的某一點說：『在梅靜黑村後面的高地上四個偵察員組成的小隊，由班長帶着，順利的抓到了兩個俘虜。』

但這些甚至連希特勒都覺得是太過份了，他以手勢打斷了他的講話，於是約特立又重新講到軍隊和武器問題了。在意大利敵人將我們兩個軍趕到位於佛羅倫薩以北的防線去了。從約特立報告的特點中，可以看出他是多麼困難。今天希特勒的情緒並不好，因此約特立又試用另一個辦法。現在他敘說着工兵連的勝利，這工兵連在佛羅倫薩的反沖鋒中特別勇敢。似乎在與這工兵連的神話似的勝利一比，其他的一切都沒有什麼了。於是他順口將關於在亞得里亞海幾個師已經「甩開了敵人」的消息報告了希特勒。這事做的倒很順利，在場的人互相看了看，覺得鬆了一口氣。約特立是一個很藝術的騙子，他在希特勒左右工作了多年，很好的研究了牠的特點極善于隨和他。在這過程中蓋得爾未吐隻字，他甚至未參加做結論，對他說來這是極無意義的事。只有戈林有時迸出幾個字來，表示自己對陸上作戰的意見。

大概希特勒很滿意約特立的報告。他對蓋得爾的副官約翰中校開玩笑的說：『約翰，你要很好的保護這三位敬愛的先生，讓他們在空襲時給我馬上躲到防空洞去！』當然

囉，沒問題地，他倆都會很好的執行這個命令的，這就怪不得人家把「從僕」這惱人的綽號扣到蓋得爾的頭上去了。

現在該輪到東線了。古得林以德軍總參謀長同時又是陸軍總司令的資格首先對東線一般情況作一分析。他的報告較短，比較實事求是，與約特立阿諛逢迎的態度迥然不同。這首先是由於他的特性，另一方面也是由於他對希特勒的關係。一九四一年進攻莫斯科失敗後古得林曾被希特勒撤職。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軍事政變後德軍參謀總長蔡萊爾被撤職，古得林才重被賞識而委任現職。據大家所了解的情況，七月二十日事變後希特勒對所有軍官及總參謀部的信任有極大的動搖。因此古得林的返任不是什麼很幸運的象徵，雖然如此，但是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事情還未演變到發生新衝突以前，在他返任的頭幾個月內他和希特勒間的關係還算對付得過去。衝突的原因是在戰略問題上的分歧，應當給古得林記上大功的是至少他還有勇氣敢於不同意於希特勒的意見。在保持一個公民的氣派這一點上他在這一夥裡幾乎是唯一的。

甚至在阿爾亭攻勢失敗後希特勒還有這樣的想法，他不能允許採取守勢。他認為，似乎進攻作戰可以掩飾我們的軟弱，不暴露給敵人。他，阿道夫·希特勒永遠是應當進攻的。不惜任何代價實行進攻乃是他畢生的軍事和政治的信條。目前他的戰略目的是贏得時間。但古得林認為這是錯誤的，他的觀點和希特勒的觀點恰巧是針鋒相對。他認

爲，戰綫拖的太長，而我們的力量又不足以一面繼續進行攻勢，一面尤其是在東綫上還要保持相當堅強的障地，各防綫上情況都極其緊張，他特別清楚東綫的形勢和俄國的軍事優勢，懂得東綫上我們是多麼危險。他無論如何不能讓布爾塞維克的軍隊闖進中歐來。根據這些認識，他提議集中一切現有力量組織和保持東綫的堅強的防禦。爲此，必須削弱西綫，放棄一切爲提高威信而進行的攻勢，並放棄庫梁基亞戰綫。

東綫上的悲劇

實際上情形是怎樣的呢？希特勒不想由阿爾亭攻勢的失敗中得出結論來。根據他的絕對命令，這一攻勢戰役尙未停止。同時他不允許將可以調出的軍隊調到東綫去。一切都如總參謀部的預言演變着。一月十二日蘇軍以強大的兵力於華沙以南維斯杜拉河開始進攻。由於我軍防線過於薄弱，不過幾天，幾乎引起了東綫的總崩潰。我們失掉了波蘭省，西里西亞和東普魯士的大部，接着就丟了奧得河東岸德國本土各省，紅軍已於球斯汀附近推進到柏林的大門了。

古得林報告完畢後，鞠一個躬就走開了。我從寫字台上揭走了最後一張地圖。不久以前和希特勒的一個女秘書結婚的克里斯金斯將軍走到前面就報告空軍狀況。戈林和他的參謀長哥萊爾站在一旁聽着。古得林走近鄧尼茨，同他一塊走到大廳深處開始說服

他，聲音雖然很低，却很感動人，他知道鄧尼茨對希特勒有多大影響，他也清楚鄧尼茨能比他較快達到某些目的。他們又談起了庫梁基亞戰線。那裡現在有被包圍的第十六及十八兩個軍共廿三個師，本來古得林想把他們調回德國增強東線。可是現在已談不到讓他們穿越東普魯士了。目前只能經由庫梁基亞的汝道及里巴兩港（上述兩港一在拉脫維亞，一在立陶宛——譯者註。）把軍隊海運運出。但這也須要趕緊去進行。運出的可能性每天在減少，損失重大的危險每日增長着。必須珍惜每一個士兵。希特勒在提到瑞典時，就對古得林以前爲達到此目的而提出的一切試圖都拒絕了。他怕瑞典在最後一刻還會參戰，雖然他在斯托哥爾姆的代表團所報告的情況完全相反，但他總認爲只是因爲有庫梁基亞師團在那裡，才可以阻止瑞典走這一着。

克利斯金斯還沒有報告完。他敘述的是敵人戰鬪劇烈的地區的空襲以及我們的空軍對那些被切斷歸路的部隊的供應等等。希特勒很不耐煩的打斷他說：「戈林，關於新式驅逐機參加作戰的問題怎樣了？」戈林很狼狽地咕噥了幾句，就讓哥萊爾來談，後者則請克利斯金斯談：「元首，在生產過程中，又發生了一些複雜情況，鐵道運輸越發困難了，我……」希特勒又以嚴厲的手勢打斷了他的講話。

「繼續說下去吧！」他用沙啞的嗓子叫着。於是克利斯金斯繼續報告。這怎能把飛機做好呢？當新型的飛機的設計剛完成並準備大量生產的時候，不知誰又在他那裡講了

些什麼，結果希特勒對改善飛機，又有新意見了。他便禁止使用幾乎已是現成的飛機，並下令重新設計，這種情形已經有很多年了，因此德國的航空工業就不能大量的出產任何的飛機，此外再加上帶有澈底毀滅性的空襲，於是德國的航空工業就毫無希望地落於英人和美人之後了。

庫梁基亞軍隊的命運

海上的情勢由瓦格聶爾將軍作報告。鄧尼茨還站在原來的地方，希特勒對面寫字台旁邊。跟他並排的是馮，普特加美爾將軍，他從一九三四年起就充任希特勒的海軍副官和海軍總司令的連絡官。現在幾乎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報告了。對駐挪威及庫梁基亞的軍隊的供應，潛水艇戰鬥方面的幾個小勝利，我們的海防艦隊與敵人的對射……這就是一切。

局勢的討論結束了。大家都看着和希特勒談着話的鄧尼茨，他說：「元首，在跟德軍總司令部談判後，我應當對於撤退庫梁基亞軍隊的問題作下列的報告。撤退計劃已經作好，如能盡量地利用現有船隻，不管噸位，儘最大能力去裝載，在空軍的充分援助下，我認爲撤出軍隊和必要的技術裝備需要四星期。部份的重武器，當然不得不留下。無論如何，這是關係到五十萬官兵的事情。汝道及里巴兩港的裝載力已經計算過了」，希特勒站了起來，背着手，前後徘徊了幾步。然後轉過身來尖厲而高聲地幾乎是喊起來了：

「我已經說過了，根本不能談從庫梁基亞撤退軍隊，我不能將技術裝備丟在那裡，此外，我還要注意到瑞典」。稍稍平靜一些後，他又補充說：「可以撤出一個師，古得林，請你明天給我準備好適當的計劃來，各位先生們我很感謝你們，波爾曼，請你留一下」。

三

軍官們還了一個禮，副官們取了自己的公文夾子和皮包，所有的人，除波爾曼外，都走出辦公廳走了。

現在會客室裡比較活躍一些了。副官們在打電話，戈林跟大家告別後和自己的年青的傳令官走了，希姆萊，加里琴羅納爾和費其林隨後也走了，其他的人都坐下吃點心，討論着情況。一個高個的侍者走近蓋得爾，將一盒老牌的雪茄烟遞給他。元帥在仔細的觀察之後就選中了其中的一根，並不慌不忙地準備抽吸。第二支雪茄就被藏到他右邊的口袋裡。鄧尼茨和自己司令部的軍官們在喝松果酒。大約半點鐘後就各自回家了，我們又走過崗哨，走過這走不盡頭的過道和走廊。最後終於走到露天了，這時已經是下午七點卅分。汽車夫把汽車開了過來。

這是一個星夜，我們沒有打開車燈，駛過了黑黯的城市，繞過了無數的破房，街上

見不到絲毫生活的象徵，甚至連很小的燈火都見不到。夜空的背景上襯托出建築物的陰沉而離奇的輪廓，如死人世界裡的遺骸一樣，似乎這裡從來沒有過有幾百萬人口的繁華的都市，從沒有過燈火輝煌的街道，從沒有過漂亮的櫥窗，從沒有過穿得整齊的人們。汽車夫拐了一個陡彎，繞過被圍住的地方，因為那裡落過一個未炸的炸彈。鄧伯里哥夫廣場已被拋在後面。接着房屋稀少起來，於是我們聞到了松樹林的芳香。

走了有半個鐘頭，汽車向左邊拐了一個灣。就開進了一個大門。我們到了大約在柏林以南三十公里設在鐘遜的大本營。

司令部共有兩座房舍：「馬伯赫一號」，就是我們現在住的地方，這裡住着陸軍總司令部的各科，「馬伯赫二號」（在往南有三百公尺的地方，往馮斯道夫去的方向），那裡住着最高統帥部。防空掩蔽部築在地下，分散在樹林裡，因此偽裝得很好，這樣旁人是不会看出什麼特別兩樣來的。當我們到掩蔽部之後不久就接到要躲警報的報告。

晚上九點鐘左右，帝國辦公廳打來電話，通知說：「今晚十二點於元首防空掩蔽部內召開軍事會議。請由格爾曼，戈林街入門。格林將軍應隨帶匈牙利及波美倫尼亞前線的材料」。希特勒常因他自己習慣於晚間工作，而不顧部下的疲勞召開這樣的夜間會議。這對我們則是痛心的時間上的損失。而古得林每次都十分生氣，因為我們已經是給許多工作壓得喘不過氣來了。我剛放下電話筒，帝國辦公廳又來電話：「因空襲關係會議

於晚一點開始，命令中的其他各點均無變動」。這就是說，又得一整晚不能睡覺。

空襲一開始我們就坐在兩層樓的掩蔽部的最下層的地下室。十二個馬蹄形的掩蔽部，每個都是二層。各掩蔽部間都有地下交通壕貫通。此外還與第五〇〇號電話局相通，這是德國最大的電話局，築在地下廿公尺，敷設有連繫柏林和柏林周圍，及通達尚未被敵人佔領的歐洲各國的全部軍用及重要的行政電話線。這些建築於一九三九年就全部完成了。早在波蘭戰役的時候和西方攻勢時期即作過德國總參謀部的駐在地。那時這裡的主人會是馮、布拉溫和他的參謀長加立得爾將軍。解除警報後我們才又上來，這是很大的麻煩，每次都得把全部重要的材料帶上。半夜以後我們又到柏林去了。地平線為熊熊的火光照的通紅。我們已經打聽了，在城內那些地方起了火，為的是不致因遇到封鎖而耽誤時間。

我們的汽車很慢的由格爾曼，戈林大街折向通元首防空掩蔽部的小路。夜間這裡是雙崗。每一個拐角的地方都有帶自動手槍和手榴彈的哨兵。天黑後，檢查比白天更嚴格。哨兵把我們由停汽車的地方引到內院，帝國辦公廳的花園裡的掩蔽部入口處，就交給了警備隊。

我們必須往下走卅七級樓梯，因為掩蔽部頂棚之鋼骨水泥的厚度是八公尺。元首掩蔽部僅是帝國辦公廳地下建築的一邊，它是由兩部份組成的。一部份是希特勒的私邸，

——即寢室、飯廳、澡堂、會議室和會客室。它們都與另外的五間相通，這五間裡住着希特勒的私人醫生莫萊利博士，希特勒的狼種獵狗和狗崽子，一個不大的通訊站，私人警衛隊和廁所。走廊中有四個電話交換台，由元首的掩蔽部向上走十二級，就到帝國辦公廳地下室的靠上面一層的主要部分，那裡屋頂的厚度僅一公尺到三公尺。在柏林戰役開始時。只有元首個人的防空掩蔽部是全部建築完畢了的。

在樓梯的最後一級又站着那些白天檢查我們證明書的軍官。我們又得要交出大衣和武器，我們的皮包也再一次遭到極仔細的搜查，而我們仍須在簡直是污辱我們的眼光下保持着平靜和泰然的神情。然後我們進入會客廳去等着。這時，加里琴羅納爾出來迎接古得林。波爾曼又在希特勒那裡。不久一會兒門開了，波爾曼把加里琴羅納爾也請了進去。

我們各人有各人的心思。我反正也不清楚爲什麼我頭一眼就很討厭加里琴羅納爾。他身高約二公尺，肩膀寬得引人注目。手像熊掌。當我必須去和加里琴羅納爾問好時，我曾爲我的手擔心過。他的臉孔長的粗魯而殘暴。如果不是有那些創痕的話——從這創痕裡才可以知道過去他是大學生（註）——是絕不可能把他看成智力勞動者的。按出身

來說他是奧國人。他的飛黃騰達完全由於他的冷酷、絕對的盲從，和成套的陰謀詭計。

註：（德國的大學生，有一個旅行的習慣，所有的學生都要步行旅行至德國各地，旅行時注意車次、運動、登高、折）
（以做過大學生的人，臉上、身上都有創痕。——譯者）

這些東西並非都是他一手造成的，這些陰謀詭計在他們這一流人中是天生固有的，值得詳細的來敘說一番。

從希特勒執政起到戰前，希姆萊是緊密地倚靠着戈德里赫的，戈德里赫當時是帝國公安總局長，當時該局設有執法警察和政治警察廳，即「左得丁份子」和蓋斯塔波，在柏林誰都知道戈德里赫總是能夠為所欲為的。在戰爭頭幾年中，希姆萊司令部中的某些人，其中有舒倫堡和奧倫道夫，在希姆萊面前說了戈德里赫的壞話。因此戈德里赫就不能使希姆萊受他的影響了。然而希特勒却越發的傾聽他的意見。他的病態的野心，他的對權威的貪婪驅使他去尋找一種使他不再依賴希姆萊的工作。他順利地在希特勒那裡擠到了波希米亞和莫拉維亞帝國總督的位置。由於恐怖的血腥的統治，他於一九四二年為捷克人所殺。那正是希姆萊鞏固自己帝國首相地位的好機會到了。他不允許，在自己的隊伍中再出現危險的對手。希姆萊將司忒萊根伯赫——戈德里赫的親信——免了職並委加里琴羅納爾（當時蓋斯塔波及「左得丁份子」在維也納的負責人）為帝國公安總局長。起初加里琴羅納爾是希姆萊的很順從的從僕，但很快他就交了紅運了。戈培爾，希姆曼，和波爾曼是特別得到希特勒的器重，而里賓特洛甫早已被棄如敝履。戈林也被擠到後面去了。當空軍之無能暴露出來的時候，此公的威信，便一落千丈。這五人中，每人都仇視另外四人，並經常想用各種陰謀壓倒其對手，一九四四年當希姆萊被委為野戰

兵團總司令並開始更加明顯地抓取一切軍政大權的時候，波爾曼就開始擔心自己的地位了，他認為，他只能找克里琴羅納爾作爲自己陰謀活動最有利的工具。於是他開始巧妙而不露痕跡地把克里琴羅納爾推到希特勒親信中的第一流人物中去了。

四

這個陰謀，波爾曼沒費多大勁就實現了，因爲希姆萊得到委任令後，爲了證明自己軍事上的能力，就必須將大部時間消磨在自己的指揮部裡，首先是在巴坦，然後是在普倫查（斯坦丁的西南），克里琴羅納爾的地位在此時已經很鞏固了，有時希特勒甚至不經希姆萊直接給他下達各種指示，雖然他是隸屬於希姆萊的。

半小時後我們才等到了希特勒，波爾曼和克里琴羅納爾。在短短的寒暄後就進入會議室，希特勒即請古得林開始報告東線形勢，我們所在的是一個面積只五平方米的房間，牆壁都漆成灰色，上邊未掛畫片，全部的傢俱只有靠牆放着的一個長櫥一個棹子和它們前面的一個皮椅。今天參加會議的人很少。古得林知道，應該很好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所以他在自己的報告中談得比平常更深刻。他特別着重於指出柏林是受着直接威脅的。他堅決的聲明，柏林的命運將決定德國的命運，因此在任何條件下，都必須

解除柏林的威脅。希特勒問清了將矛頭伸向柏林的蘇軍的數量。力量的對比是我以一與五之比弱於敵人。格林想將地圖展開，將敵人這一絕對優勢的意義更明瞭地呈獻給希特勒。但希特勒不願看。

古得林繼續報告下去，他再一次將波美倫尼亞地域計劃的各細節加以說明。他試圖着做到最大限度的懇切，以便使希特勒了解我們今天地位已完全無出路的，必須迅速實現這一計劃，而這是最後的一個機會，應當立即撤出庫梁基亞的兩個軍，立即將德國本部的全部後備無例外地集中起來，並將他們與在齊伯·齊特立指揮下於阿爾丁作戰的第六「SS」坦克軍開往波美倫尼亞。爲實現此一計劃只有抽空西線。這樣就能調出三十至四十個師和一千五百輛坦克。古得林想用這些力量從波美倫尼亞的南綫，開始進攻，以便第一解除對柏林的直接威脅，第二可以收復西里西亞和它的工業，而第三，沿着所謂基爾斯格利防線組織強有力的戰略防禦。應當把一切都放在這張王牌上。雖然在西線上敵人也是跟踪追擊，但這與東線上的危險比起來是不算什麼的。紅軍應被打出德國去。

古得林講的比平常更快並且更興奮。他沒有注意希特勒底不同意的姿勢，根據格林非常詳細的敵情介紹，繼續闡明自己的計劃。他擺出地圖，表格，和最正確的統計，這些東西是根據空軍偵察的材料，通信聯絡的報告和俘虜的口供製成的。

希特勒一語不發。他發癡地凝視着地圖，似乎什麼也沒有看見，什麼也沒聽見，一

雙手痠癢地緊捏着另一隻。古得林報告完了。他把一切都談了，現在他期望地看着希特勒。希特勒一動也不動，令人壓抑的靜寂一分又一分鐘地被遠遠延性炸彈的爆炸所破滅，我不敢喘氣，只感到心臟跳得很厲害。這裡決定着德國東線的命運。希特勒站起身來，拖着兩腿，走了幾步。以失神的眼睛望着。突然停下步來隨即很冷淡地讓我們出去了。命運被判定了。

像往常一樣，希特勒沒有聽取他底自己總參謀部的提議，第十六及十八軍的二十二個師被留在庫梁基亞。第六、S裝甲坦克軍和幾個由西線和德國本部抽來的師團都被調往匈牙利而沒有調到波美倫尼亞去——在這裡我們的兵士正奮不顧身地，浴血苦戰地硬碰那由鋼鐵火焰和無數肉體所組成的綿密的鐵牆。在巴拉東湖以北以東及布達佩斯以西爲了毫無意義的攻勢却集中了一千二百輛坦克。這裡有巴克將軍的第六軍，齊伯·齊特立的第六裝甲軍和騎兵軍。希特勒想用這些力量向南向東發動攻勢，以便奪回德拉瓦河與多瑙河匯流處以西及以北的福夫基爾興區域，重新把布達佩斯置於德國防禦體系之中，把自己的防綫依推在多瑙河上。與此相反，在波美倫尼亞的進攻戰役中只有極弱之第三軍和五百輛坦克參加作戰。

然而古得林始終堅持自己的計劃。直到三月他還同格林將軍一起想使希特勒放棄自己的計劃，結果，當然是使希特勒更加不喜歡他們倆人了。當格林在一次報告中重新提

出不可爭辯的證據時，裡面包括有敵軍數目，空中優勢和坦克大砲出產量的不斷提高的精確的材料，希特勒站起身來非常憤怒地說：「我不贊成總參謀部這樣的工作法。只有天才能够看透敵人的企圖並由此作出戰役的結論來，而天才只是從來不管這類細小瑣碎的東西的。」

事情竟到這樣的程度，每次當古得林和格林將敵情和各種事實報告他時，希特勒就聲明，他禁止這種「片面性的報告」，他不止一次地表示了他底思想：即是遵守着一個統帥的本能，他應當只以靈感爲行動的指針。三月底格林將軍就被撤去「東線外國軍隊指揮部（按即德國當時所佔領國家的軍隊。——譯者）」部長的職務，而這個部門亦根據希特勒的命令縮小到最小限度。不久，古得林也受了打擊。

三月時，已經不容易找到繼續進行戰爭的有能力的指揮官了。在一次軍事會議上古得林向希特勒提到曼斯丁元帥並提議再起用他。曼斯丁曾攻取了悉瓦斯托波爾。以後又於東綫南部指揮第十一軍，他是優秀將領之一。但是他曾犯過「不可容恕的錯誤」，他不止一次地叫希特勒注意預防東綫上的戰爭危險，因此他不得不走開了。現在，當古得林提議讓他返任的時候。希特勒就回答道：「假如我有四十個裝備優良的師團能給敵人以決定性的打擊，那末就應當讓曼斯丁去指揮。他可能是總參謀部培養出來的一個較好的軍官，但在現在的條件下我不能用他。他缺乏對國社主義的信仰。這就是說，他不能

擔負今天作爲一個將領所應負擔起來的重任」。

三月間當巴拉東湖攻勢破產的消息報告希特勒的時候，他暴怒了。他忘記了一這進攻命令是由他自己下達的。根據他的意見，一切都應歸罪於南綏兵團指揮官凡勒爾之缺乏理想。他握緊拳頭，對古得林喊起來：「凡勒爾從來都是明顯地反對國社主義的。怎麼也不能把他鼓起勁來。我能期待着這樣一個人禁得起更大的考驗嗎？」凡勒爾立即被撤換了。

當須委任奧得河上法蘭克福要塞新衛戍司令時，古得林和約特立想提出波寧上校來。波寧是過去陸軍總司令部的作戰部長。當經過了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開始的俄軍攻勢，維斯杜拉河的德軍防線已全線崩潰了的時候，希特勒下了一道通令，一切「要塞」在任何條件之下都必須堅持到底。華沙應戰到最後一人。那裡駐有在黨衛軍某將軍指揮下的五萬士兵。但該城衛戍司令收到此命令時遲了十二小時。因此德國衛戍部隊撤退了，沒有被包圍在華沙。希特勒歸罪於波寧把命令送遲了，將他交給了蓋斯塔波。雖然波寧的罪過未被證實，但他終於消失，被關在萊爾車站附近的獄牆裡了。

約特立對希特勒說：「元首，假如您想挑選一個防守法蘭克福據點的最出色和有能力的軍官，那末在軍隊裡有這樣的人。這就是波寧上校」。

「不要！希特勒吼起來了：凡是不能確切的執行我的命令的人，我不能用」。一切

都就此結束，波寧上校仍留在鐵窗後面。以後就不再聽到關於波寧的消息了。

五

當國社主義虔誠的信徒的失利情形報告給希特勒的時候，希特勒就更加瘋狂了。當他得知維也納陷落時，他就發起很厲害的抽瘋病來。他命令將齊伯·齊特立降爲士兵並將他所有的勳章和榮譽章都撕下來。

根據前述希特勒之命令，一切接近戰線之城市及居民點不管是否適合均被宣佈爲「要塞」。當德軍進一步退却時，這些所謂「要塞」，就必須在將軍指揮之下繼續進行絕望的鬪爭，直到流盡最後一滴血。但是作此用途的戰鬪部隊已經沒有了，所以實際上，這就意味着還要把成千成萬的沒有作戰訓練的德國人去送死。

一九四五年二三月間，西線的情況也如東線一樣的悲慘了，英美軍隊在渡過萊馬根橋，於萊茵河建立新橋頭堡壘之後，便侵入了德國。再向前去已無任何障礙了。這時希特勒經過吹牛的戈培爾的宣傳，宣佈了建立「全民戰」，就是要進行游擊戰爭。這模倣俄羅斯和波蘭游擊隊建立起來的組織，應像從前德蘭佔領各國內展開的抵抗運動一樣，一下子由地下鑽出來，兒童，婦女和老年人都應該去消滅敵人。

難道希特勒真地認爲這種絕望的「發明」能在軍事上獲得某些成績，或者會多少改變事件的進程嗎？難道他真認爲德國人民會同意這種自殺辦法？或者他把自己當作華格納爾大歌劇裡的主角，當迴光返照時還想把自己「千年帝國」的全體德國人都引向毀滅？這人腦子裡想些什麼是很難說的。希特勒早已失掉和人民的聯繫。同時他也不再習慣於了解人民了。人民已經疲憊，已爲六年的戰爭和空襲恐怖折磨消耗够了。人民希望和平，而且只要和平。如果打算取得那管是一點點成績的話，也就必須事先就去組織「全民戰」的。在俄羅斯，在烏克蘭，游擊戰所以成功是因爲毫無理性的政策逼使居民們非常游擊隊不可，戰線又是那樣的漫長，德國也沒有足夠的兵員去對待這樣廣濶的地方。在法國，挪威和丹麥游擊戰之所以收效是因爲我們的敵人無論在武器方面，無論在宣傳方面，都給予這些國家裡的地下運動以積極的援助，而這些民族可以期望於迅將到來的外援。在德國這些條件是一條都未具備。

不久就發現建立「全民戰」運動沒有任何意義，敵軍前進得很快，德國人民幾乎一致地拒絕進行這種戰爭。甚至希特勒底最好的士兵都未響應這個號召。當由挪威調來的黨衛軍第六山嶽狙擊師圍於陶烏斯山脈中被美軍包圍時，希特勒曾下令叫這有一萬五千人的師團轉入小股之「全民戰」，但是什麼效果也沒有。

這時，正如在西線，雖然是遲了，「全民戰」應該多少起一些作用一樣，在東線，

文字的和口頭的宣傳也應該是鼓勵着人民去進行反抗紅軍的殘酷鬭爭的。三月中旬甚至連古得林也被捲入這一宣傳運動中去了。他在宣傳部的大廳的德國和外國的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談話說着東線上的暴行。然而就在這個時候，駭人聽聞的川流不息的難民群却在擴大着，並像山洪一樣擁來。從東來的大路兩旁，山積着破大車和由飢寒交迫而死亡的人和牲畜的屍體。柏林的各個車站上時時開到了成列車的難民，許多人就坐在運牲口用的平板車上，簡直被雪埋上了，他們已經凍僵了。死亡已降臨左右，到處是不可形容的災難和極度的貧困，加之還有敵人的空襲。

但是這一切情形希特勒從來都未看到或者是不願意看到，以便任何東西都不妨礙他「天才的決定」。戰爭的最後幾年中他幾乎沒有離開東普魯士拉斯特堡的行營，生活在森林、草坪和湖泊中。這境域的優靜和明媚的風景是不會使人想起戰爭的恐怖的。戰爭對他說來僅是些數字和那些在總參謀部地圖上用紅藍鉛筆作出的記號而已。他甚至沒有去看看新聞片上的由轟炸所造成的破壞情形，使自己得到一些甚至是概略的真象。對人民的痛苦他知道什麼呢？同時周圍的人還儘量想法不讓他知道一切不愉快的事情，以便不去打破這種害人的自我欺騙。邱吉爾，這位被希勒稱之為「軍事上的蠢才」的人，爲了提高人民的情緒有時還會出現在倫敦的廢墟上去講幾句話，或者爲了鼓舞自己的士兵，也帶了自己的雪茄和拐杖出發到最前線去。而阿道夫·希特勒却躲在東普魯士的森林裡

，背後是重武器裝備着的整整一個軍的黨衛軍，一次也未訪問過被害城市底居民或去看一看前線。另一方面呢，他却有相當多的時間去操心那些小事。爲了設計新的勳章，他決定千萬人命運的國家大事和軍事決定擱在一邊。還在一九四五年三月根據他的命令從工廠裡把新式勳章的模型呈送給他了。有時他甚至能把整小時的時間去考慮他那改造首都和其他大城市底空想計劃。有些人會說，在他這是一種休息和娛樂，就像羅斯福專心地收集郵票一樣，但是就像羅斯福和邱吉爾這種「蠢才」，他們終還把戰略問題授於自己的將軍們去做，這一點上至少他們還是相當聰明的。只有一次阿道夫·希特勒瞥見了被毀壞了的首都。這是一九四四年的十一月底的事情：他爲了「臨時」去柏林小住便離開了。在拉斯特堡叫做「伏勒夫」的行營，因爲那裡，曾發生七月二十日行刺事件。當車通過柏林郊外時，他看見各種破壞的情形，感到驚駭了。那時他對就近的人說，他從沒有想到，轟炸引起了這樣的毀滅。

一九四五年三月當德國經濟和政治的總崩潰已漸漸接近時，古德林想干與政治了。經過巴拉東公使，把希冀會晤里賓特洛甫的目的預先告訴了里氏，巴拉東公使是負責里賓特洛甫與總參謀部間之聯繫的。關於與里賓特洛甫會晤的事情算談妥了。一月十五日我陪伴着古德林和巴拉東到威廉廣場去，那裡住着帝國外交部長。

只有在這一天里賓特洛甫才從古德林的口裡聽到在戰場上戰爭已經是輸定了。古得

林想說服里賓特洛甫，希特勒應當在一切條件下開始與英國人和美國人談判。但里賓特洛甫不同意，理由是希特勒會「把他趕出去，讓他滾蛋或者槍斃他的」。最後決定去會見希姆萊。第二天古得林到了普倫茨勞希姆萊總部。他們決定讓戈林去見希特勒，於是希姆萊便去找戈林談話。他到了卡林赫爾同戈林談了四小時的話。戈林也完全相信必須走這一步，但他也拒絕去見希特勒，他說他不能破壞對希特勒的忠實。同時他說，希特勒會把我趕跑的。當時希姆萊便開始獨立活動了。在政治上他比希特勒看的較遠，遠在這以前，他就通過瑞士醫生赫斯汀和福利克和貝爾納東伯爵發生了聯繫，並且曾經沒有通知希特勒就從集中營裡釋放了幾千丹麥和挪威的政治犯，以滿足瑞典的堅持的要求。大概當時希姆萊所指望的，是這樣作以後能幫他挽救自己的生命。

和貝爾納東談判時舒倫堡是起了作用的，舒倫堡就是被授命偷偷地運走政治犯並且不止一次去過瑞典的那個人。當里賓特洛甫得知貝爾納東來到柏林的消息，他就把貝爾納東請到自己家裡，但是他們的談判沒有什麼政治上的後果，而這時希姆萊下令通知貝爾納東，說他已準備與英美進行投降談判，而不是與俄國人談判。他幻想，在提出德軍在西線和南線投降並繼續對蘇作戰後，便能使盟國分裂。希特勒和他的親信應下台，而他，希姆萊就將負擔一切領導的責任。當然盟國沒有走這一步。貝爾納東伯爵在自己「末日」一書中曾對這次談判的經過有極詳盡的披露。里賓特洛甫對他起了很壞的影響。

六

過一些時候，大約是三月二十日左右，希特勒在大辦公廳裡的軍事會議上「勸」自己的參謀總長古得林到療養院去治治心臟病。古得林懂得了希特勒的意思，道了謝，三月三十日他就走了。

這時波美倫尼亞和匈牙利的失利，引起了嚴重的混亂。我們放棄了波美倫尼亞，這就是說，把在但澤區的和在東普魯士的兩軍之間的聯繫切斷了。根據上級命令在匈牙利開始的進攻也以退却結束了。這一退却孕育極大的後果。參加這兩個攻勢的，基本上都是黨衛軍，過去希特勒常常認為失利的原因是由於缺乏對主義的絕對服從的精神，而現在連這些精銳部隊都失寵了。因為不稱職，希姆萊也被撤去波美倫尼亞軍團司令的職務。此外不僅把齊伯·齊特立而且把在匈牙利黨衛軍整師的，無論是官或士兵的袖章都撕去了。其中甚至有希特勒私人的警衛軍，以前一向以自己的袖章特別驕傲的「希特勒，尤根特」(註一)師和「達斯，萊依赫」(註二)師。希特勒像瘋子一樣的吼叫着，下達了這樣一個處罰的命令。

註一 希特勒青年師

註二 日爾曼師

這時在軍事會議上出現了新人物：古德林的承繼人，新的陸軍總司令部的參謀長克萊勃斯將軍。凡是親見帝國辦公廳最近所發生各事件的人，都相信希特勒會選用克萊勃斯的。克萊勃斯是純粹的國社黨員和希特勒的忠誠的追隨者。

在擔任新職前，他是毛德元帥的參謀長，另外，他還是波爾曼的知心朋友。

當戰爭還在東普魯士邊境上進行，古德林下令訓練和使用「衝鋒隊員」——人民志願軍。波爾曼認為這命令是越權的。因此引起了很尖銳的衝突，而古德林便讓了步。過一些時候他們之間又重新發生劇烈的爭執，這次是由於在七月二十日事變後每一個團派了充任國社黨代表的特任軍官所引起的。這些軍官有些像紅軍裡的政治指導員，他們擔負政治上「監督」軍隊的責任。其中一部份與波爾曼保持有直接的聯繫並報告他說「在西里西亞前線全體軍官都有悲觀的情緒」。雖然這裡沒有一字是真話，但波爾曼趕快就報告了希特勒，希特勒要古得林立即對此事作解釋。以後古得林給波爾曼寫了一封很嚴厲的信，叫他不要干與自己分外的事情，而且還下令嚴懲了將此消息報告波爾曼的軍官，因為他越級報告。這些軍官雖然有其政治任務，但仍隸屬於部隊而不隸屬於警察系統。

下一個感到希特勒對自己不信任起來的是戈林。

我們又被召集到帝國辦公廳的大辦公廳裡去討論形勢了。海陸軍的作戰報告已經完畢。當克里斯金斯剛開始報告空戰時，希特勒中途打斷了他的講話。重新詢問新型的驅

逐機出了多少。這個問題，幾個月來，過一定時間他就提一提。克里斯金斯企圖避免答覆，但從他的話語中可以完全看出，一架新型飛機亦未起飛。希特勒沉默了一會。他的雙拳抖顫地握緊着，平常發白的臉也紅了，緊咬着嘴唇。憤怒地對戈林說：「戈林，你的空軍不配作爲武裝部隊中的獨立兵種」，他這些惡毒的污辱人的字句像水電一樣地撒到戈林頭上。他對待空軍元帥，像對待小孩一樣。當他一平靜下來默不作聲時，戈林就走到會客室去，一連喝了好幾杯白蘭地。通常當希特勒神色不對的時候，出席會議的人就一個跟一個地溜到室外去，以便不把統治者的怒火引到自己的身上。如果對他們提出什麼問題的時候，那末希特勒的副官就會把這些溜走的人重新找回來。已經好幾個星期了，戈林只穿着不帶任何階級徽章的空軍制服。在目前的條件下他認爲以較樸素的衣服來代替那些他在平時所穿的，天藍色的鹿皮軍服，楮紅色高筒靴，鍍金的馬刺，不可描述的頭部裝飾和他平日所穿的夢幻般的制服更加適合時宜。他對軍事的興趣是更加降低了。以前當討論軍事情況之時他常把整個身子爬到桌子上，遮着地圖使別人什麼也看不到。常常當古得林和約特立報告的時候他用自己胖胖的帶着鑽石戒指的手指在地圖上劃來劃去並發表其自信的論斷，雖然其中常常連一點實際知識都沒有。現在他的精神很不好，這情形在有一次晚間在防空掩蔽部中的會議上我見到了。我們站在小會議室裡的桌子的周圍，只有戈林一人坐在希特勒的對面。桌上鋪着總參謀部的大幅地圖。戈林並

不掩飾他對於這些事感到無聊，看來他已疲乏了，因為他不斷地打呵欠。最後，他感到厭煩，就拿起自己綠色的山羊皮的皮包把兩肘撐在桌子上，自己的胖臉靠着皮包的軟皮瞌睡了。希特勒好像一點都沒去注意他，當爲了要取去最上面一張地圖，希特勒讓他把臂肘從桌上移開時，大概他已經睡着了。

最近幾星期以來希特勒失掉了自己過去所具有的那種果斷性。這可以解釋爲他已經不能勝任於這種奇重的「負擔」，也可能有其他原因。然而於任何場合下都可以看出他不僅是在體力上而且在精神上也都極度衰退。他的頭和左手抖顫得更顯然了。他常常動搖和猶豫。例如，三月底爲支援萊茵省我軍，必須用最近路程送二十二輛驅逐坦克(註)去。但由於敵人在空中的絕對優勢和對鐵路網的極端的破壞因此便需要幾天而不是幾小時的事。首先希特勒下令把坦克送往俾爾麥區，而當莫日河情勢惡轉時，他改變了自己前一個命令，又把他們送到「特里拉區域」去。但他們沒有按時到達那裡，於是又命令他們開往哥布倫茨去。希特勒還好幾次地改變了自己的命令，所以最終誰也不知道到底這些坦克在那裡，結果它們終於沒有到達前線，就嶄新的落入敵人之手了。

當俄軍已到達奧得河時，即到達威齊柏林的最近距離時，希特勒下令準備把整個行營搬往德國中部。政府的一部份及最高統帥部應設置散佈在邱倫其亞省的奧道夫訓練營

註：驅逐坦克爲坦克之種，專爲驅逐某一目標之用，猶如飛機中之驅逐機。——譯者

附近。然而美軍的摩托機械化的部隊在德爾姆斯坦以西渡過萊茵河以後，遠比德國最高統帥部更早地到達了這個叫作「奧倫加大本營」的區域。接受設置任務的先遣隊和通訊人員被迫停止工作並轉移到「賽拉利」去——即當時希特勒預定將其行營遷移那裡的貝爾赫德斯加頓區域。一切不太需要之材料文件。和一切不是非留下一下不可的人員，都送到那裡，以待來日取回。但當俄軍由匈牙利前進，一步步深入奧地利和波希米亞時，希特勒又放棄了「賽拉利」計劃並指定斯萊斯威吉，郭里斯汀作爲此項目的之用。最後我們終於還是毫無準備，特別從通訊意義上說是毫無準備地留在柏林了。

當首批英國坦克出現在馬格頓堡和德羅——阿根區以西時，便開始討論是否炸毀易北河上的橋樑，主要是汽車公路的橋樑。希特勒猶豫了。我須在三次給陸軍總部的設防部傳達命令時，兩次把命令撤回。每次爲了傳達命令都須使整個機構，包括橋頭警衛在內，動作起來，弄到頭，已經不清楚竟究命令了些什麼和應當如何去執行這命令。

毀滅性的戰爭在繼續着。橋樑炸毀了，鄉村和城鎮一個一個的化爲灰燼。轟炸所未炸毀的，全被敵人的砲火掃光了。珍貴的文化古跡也毀滅了。但阿道夫·希特勒的腦海中還未考慮到去停止這種毫無意義的鬭爭。希特勒怎樣對待這問題，可由兩個事實來判斷：當英軍先頭部隊到達慕斯特（維斯特法里亞）時，教皇代表格林爵即出城歡迎英軍，交出該城。他想救出人類的生命並保護城內最後的古跡，使之不受必然到來的毀

滅。這位教皇代表當不然是怯懦之徒。他不是求妥協，而且他不怕被認為是國社主義的敵人，從沒有停止批評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缺點方面；並不為威脅所懼倒，繼續為正義和真理而鬪爭。以後常認為佔領當局行為不公正時他也毫無所懼地對他們進行批評。當將慕斯特城投降的消息報告希特勒時，他正在防空掩蔽部中的會客室中與到會的人們問好。我站在他旁邊幾步遠的地方。他臉部的線條馬上因瘋狂而至拗起來。握緊着雙拳，盛怒地嘶喊：「假如像這樣的人落到我手裡的話，我一定絞死他」。

黨衛軍將軍費其林是希姆萊駐希特勒辦公廳的常任代表。當他與上了年紀的有功勳的軍官或官員們在一起時，常常表現得太傲慢，使人感到不過是厚顏無耻而已。他的妻子是後來成爲希特勒妻子的葉娃·布拉溫之妹，因此，他想他是可以爲所欲爲了。雖然他只有三十七歲，但他可以不管階級和年齡，打斷每個人的講話，那怕他自己講的是些廢話。

七

我們，這些年輕軍官，稱他爲「費萊格林」（意思是笨蛋——譯者）一九四五年三月在一次軍事會議上，當古德林報告波美倫尼亞的情形並引證幾個黨衛軍部隊的武裝配

備和軍事資材的材料時，費格林打斷了他的談話並且搖擱着一張印着數目字的紙說古德林的報告是空想出來的。但以後却發現，費其林的數字完全不正確。費其林是個非常傲慢和自吹自擂的人。他把自己的胖胖的軀幹穿裝在一身離奇古怪的制服裡面。四月廿七日當柏林的戰鬪行將結束，希特勒親信的命運已經注定时，他沒有得到任何人的許可離開了防空掩蔽部。他換上便服企圖逃跑，但被派去找他的黨衛軍偵探在柏林近郊把他捕獲了。四月廿八日被判爲逃兵，褫奪了一切軍事職務，四月廿九日拂曉希特勒下令把這位親戚暨親信槍斃於帝國辦公廳內院中。

這裡應當敍說一下希特勒親信者中幾個人物，這些人不太聞名，但却起了決定命運的作用。關於希姆萊和戈培爾人們寫的很多了。對國社黨書記馬丁·波爾曼一般人只知道他是黨內仇視教堂和基督教的人物。

馬丁·波爾曼在黨內成爲領導人之前，他是麥克倫堡底農業廠長，希特勒執政後直到戰前他在赫斯的中央卡片室工作，以後便成了他的參謀長，戰爭開始時他是赫斯駐希特勒辦公廳的黨代表。從那時起他就努力地鞏固自己的地位。首先他的目的就是怎樣更快更澈底地消除赫斯給希特勒的影響。他善於在他處理一切公事和私事時都把赫斯的意見弄得孤立起來，於是希特勒和赫斯兩人就漸漸地互相仇視。當然波爾曼是很會分析人的。他很快就發現了希特勒的弱點並善於利用這些弱點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樣他開始贏得

對他的信任。他的手段是抓住希特勒的論斷和想法，很藝術地將它們草成完備的命令，然後儘快的讓希特勒簽署。這非常取得希特勒的歡心，因為這很合乎他的胃口。波爾曼試圖不用他那生動的談話和手勢來鞏固希特勒對他的盲目的信任，相信他絕對正確的甚至至是神聖的。一九四一年赫斯飛往英國去後波爾曼就獨自當家了。那時他就更加親近希特勒並成爲他最信任的顧問。雖然他僅是黨務辦公廳的秘書長，但他却斷然地干與帝國辦公廳和國社黨總裁辦公廳的事情。所有想進謁希特勒和要給希特勒作報告的人都必須經過波爾曼。這就不僅涉及黨務而且也涉及一切重要的政務問題。一切東西都必須首先經他的手，然後才遞到希特勒那裡。同時他的惡毒的野心使他將一切不服從他的人都放逐了。雖然還沒有直接的證據可以說明他想把全部政權抓到自己手中，但不能否認地他有這種思想，因爲這思想常在他的吹噓中很自然地流露出來。他親近的同事都仇恨他。他怎樣對待他們，可由他在一個相當負責的黨衛軍軍官所呈報的材料上的批示看得出來：「我不習慣於與蠢才們相處」。在希特勒的親信中波爾曼沒有朋友，但都怕他。

常到希特勒那裡去的人裡有一個總督哥赫，這人有很多與波爾曼相同的地方，他比波爾曼更粗暴更無能。臉部表情也更粗魯更殘忍。在野心，利己和傲慢方面也不亞於波爾曼。他走路的姿勢很特別。發起言來是裝腔作勢盛氣凌人。四月間哥尼斯堡失守時，被包圍在東普魯士的第三第四兩軍繼續絕望地掙扎着，千百萬的從東普魯士來的不幸的

難民等待着遣往西方，騰集在石姆萊區畢勞河兩岸的河灘上，這位自稱爲「日不沒國之國王」者，若無其事的來到了帝國辦公廳。而希特勒並未把他處以極刑，如希特勒絞殺成千成萬的那些陷入包圍而想採取一切辦法來挽救自己生命的士兵和軍官那樣。哥赫僅僅換下自己黨服穿上皮上衣而已，然而他之所以改裝恐怕他是害怕柏林的居民認出他後會把他剝成肉泥。他有下面一些足以說明他的特點的事：當被邀往卡林·赫爾時，哥赫在戈林面前吹噓，在秋天打獵時，卽再過幾個月，他將修完一個比卡林·赫爾更漂亮的獵城。在戰爭方酣之際，敵人的空軍一個一個毀滅着德國的城市，這位總督更將自己在齊哈那的和在布亨孜的莊園改建成爲宮殿，爲此花費了幾百萬元。同時因爲德國大理石不夠好，於是就到瑞典去買大理石，在這上面花費的錢就够買幾尊大砲用的鋼料。當從東方退却的軍隊接近齊哈那時，他仍沒有讓在自己的布亨孜宮裡設立重傷兵醫院。一塊塊的領地都變成他的財產了。當他成爲烏克蘭的帝國專員時，他曾向希特勒請求把別洛斯托克地區給他，這樣他便有資格講，他的領地由波羅的海一直伸展到黑海邊。後來哥赫及時的從帝國辦公廳溜走了，並且爲了避免希特勒危險的接近起見，隱藏到安全的地方去了。一九四五年的五月七日在法蘭堡地方人們最後地見到他一次。

另一個「警衛軍」典型代表是德國軍工部長石威爾，他曾在斯潘爾手下領導過武器和軍火生產，是個沒有羞恥的陰謀家和吹牛匠，他有一個牝牛式的脖子，就外表來看與

那些被希特勒似乎還喜歡的人相似。他也燃燒着對權力的貪婪無厭的野心。一九四五年三月當匈牙利進行激戰時，他應該供給「南線」兵團以新式輕便武器。這時，在斯洛伐克中部一個大規模的軍火工廠的情況很危急，因為戰線已逼進了。當時在這一工廠中有二萬枝左右的步槍。希特勒得知此事後就召見斯潘爾並命令他立即將此武器送達南線兵團。但斯潘爾却未給以滿意的答覆。希特勒把他留在那裡站着，一面就叫把石威爾找來。石威爾用脚跟狠命的敲着地板，舉起一隻手，眼睛放着光芒大聲喊着向希特勒敬禮：「元首萬歲！」表示說：看！這才是真正的希特勒式的！當希特勒向他解釋了是怎麼回事時，當然，他即刻便興奮地承允在兩天後將武器送到部隊。希特勒很滿意，但軍隊却不太滿意，因為他們終於沒有收到這批武器，該批步槍尙未裝配好。後來希特勒在自己的手令中就委任了石威爾為斯潘爾的繼承人。

四月十六日奧得河上爆發戰鬪了——這是在德國領土上最後一次大會戰。敵人於黎明時在柏林以東以不可想像的火力進行轟擊，好像這是這幕大悲劇最後一幕的開始。在延長幾公里的寬面與縱深內，俄國砲隊簡直是砲挨砲的排列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士兵這是最後一次在一時半的風暴似的轟擊後，跳出了自己的戰壕，反擊紅軍的鉗擊。首都的街道上沸騰起來了……震耳而均勻的砲聲使居民們清早就爬出了自己的房屋和地下室。留下的衝鋒隊員們急忙的走向集合地去。中午，首批隊伍已乘郊外地下火車

開往敵人後方那早已準備好的陣地去了。在柏林周圍的反坦克壕中，只留下一條很窄狹的通道。忽而這裡，忽而那裡，婦女和小孩子們走到街上來，恐怖地聆聽着前線仍在擴大着的轟擊聲。糧食店旁排隊站着的人們，你可以從他們受苦受折磨的臉上，清楚看到一個共同的放心不下的問題——紅軍是否會闖進城裡來或者在美軍進柏林之前我們能否阻擋住紅軍呢？只有這個希望——對美國人的希望——才使他們沒有驚慌騷動起來，美國人應該來，應該……

我在促遜的參謀部中克萊勃斯將軍會客室裡，坐在自己的寫字桌後面。電話不斷地響着。有時三個電話機一齊响。我的首長也在叫我。走過兩重結實的門我就進了他的辦公室並詢問他有何吩咐。他站在大桌子的左邊，伏在帶紅藍記號的奧得河前線的地圖上。我不得不提醒他一下我在等着。他直起身來。矮矮的，胖胖的，通常總是很愉快的將軍現在看來很疲勞很嚴肅的樣子。「是的，我想請你接一接波格道夫將軍的電話，最後搞清楚大本營應往那裡搬。請你試一試也和貝爾赫得斯加登聯繫一下。再讓富來泰進來，請你倒一杯威爾姆白葡萄酒來」。他特別喜歡喝威爾姆白葡萄酒。酒就在我衣櫃的下層裡和待客煙放在一起。我回到自己的房子，搖了兩個電話。然後就到富來泰·馮·洛倫哥文副官那裡。他今天早晨告訴我，俄軍在球斯汀進行暴風般的射擊，一小時半以後就開始了衝鋒。現在已快到十點。在最近一小時內前方的消息更少。大約是電話

線斷了。

根據時間來判斷，現在是戰鬪最劇烈的時候。我不得不起我的同事來。在這些戰爭的年頭裡一切我是如何經常地參加了並且同他們一起在砲火中，用手指甲撥過土保護過自己。但這不是發生在神聖的祖國的土地上，而是在俄羅斯底無邊的曠野上。其實我們青年人在前線與他們在一起倒還好些。這種孤立無援的期待和對鬪爭絕望的感覺是非常使人苦惱的。那些總是担心着自己生命的人是不懂得這種感情的。他不懂重傷後倒在戰場上是怎麼回事，他不懂得當看到把自己從滿坑滿壑的砲坑中拖出來的同志時是怎麼會事。這些經歷像鐵索般地把人們緊緊地連結在一起，現在我却以雙倍的苦惱意識着自己與他們的離別。

我和富來泰面對面地默然地站了好幾分鐘，靜聽着各人堆積在心裡的思想。大概我們所想的是一樣的。這個高大文雅的富來泰馮，洛倫哥文，他的感情你是永遠也不會猜到的，現在臉色看來很倦怠，本來現在我們是白天黑夜的通霄工作着。他挺一挺身子就到首長那裡去了，我從衣櫃裡拿出威爾姆白葡萄酒往酒杯裡倒着。

緊隨急促的警報聲後，我們頭上就響起了五架俄國驅逐機。這不是通常的現象。直到現在俄國飛機除了實在沒有德國驅逐機的時候，很少敢挺進他們敵人後方廿公里以上。電話鈴不斷地響。問題都是同樣的：「有沒有前線消息？」快十一點鐘時我的辦公室被將校們站滿了。正十一點時首長那裡開會了。今天的會議比平常更熱鬧。「我們將搬到那裡去？需要準備些什麼？」現在還有可能經波希米亞省到達貝爾赫得斯加登。但這個可能是否長久的存在呢？波格道夫和克萊勃斯的談話也沒有弄清楚。希特勒依然還是不能下決心。正在開會時貝爾赫得斯加登來電話叫我了，講話的是我們派去的一個先遣隊長。幾天以前他坐專車到達那裡，我們首長的老婆孩子和他一塊兒走的。我問了一切將軍所知道的事情。後來那邊的電話問道：「我們怎麼辦呢？」我從那裡知道這個問題呢！可是，在德國又有誰還知道將要怎樣呢？

剛過中午收到前線第一個詳細報告：「攻擊被擊退。被敵人少許楔入的地區戰鬥仍繼續着。損失重大。」是的，又是照樣文章，又是那一套。誰不知道呢？楔子不大但損失很重而彈藥又缺乏。沒有人也沒有彈藥。這種情況在沃爾霍夫，依利明湖邊，泊利別基，華沙城下……都發生過。下午四時，又開始暴風般的轟擊，又是一個半鐘頭，而以後他們又是浪濤汹涌般地進攻。前綫晚報中稱：「暫時尙保持戰綫的完整。已深入的楔子暫時還能擋住，送士兵來，送彈藥來！」

晚十時左右克萊勃斯和今天保護他的男爵在軍事會議後從帝國辦公廳回來了。我已經讓下面給每人準備一份便飯，因為真正的工作才開始，如果不是通霄幹的話，起碼也須繼續到早上三四點鐘。在喝咖啡時男爵談到：「今晚不得不放棄斯汀以西的陣地。前緣陣地已移至加登堡。第一線幾乎一切都完了。加登堡附近可以支持一天左右。西線的情況也很糟。北方英軍已進攻柳寧堡。美軍已於馬格登堡和騷河間渡過易北河比俄軍更接近了柏林。在薩克遜省他們向哈萊和萊比錫方面進行鉗擊。南方，美軍已到巴伐利亞，俄軍也兵臨布爾諾城下，進抵維也納以西。」

他停了一下，目不轉睛地直向前看；大概是在想他在萊比錫的老婆和孩子。他說「我還想告訴的，當我們走過登貝爾高夫時，有人在我們後面喊：『喝血鬼，喝血鬼！』」然後他走向自己的寫字台就開始審閱剛到來的材料。

第二天，即四月十七日，柏林爭奪戰仍極殘酷地繼續着。在俄軍的鉗擊下德軍不得不步步後退。四月十八日。真正的陽春時節——却進行着劇烈的戰鬥。俄軍的攻勢繼續向南發展。在敵人佔絕對優勢的西里西亞和蘆日查森林中正進行着殘酷的戰鬥。九時左右。一個電話員給我在盧卑克的妻子接通了電話。雖然她不知道情況是怎樣的絕望，但她却充滿着恐怖：「你知道不，據說俄軍已到柏林城下了。我真爲你担心，傑克斯，你聽得見嗎？你不能到我這裡來嗎？那末怎麼辦呢？這裡人們都說英軍已到柳寧堡了。」

這是真的嗎？」對這些恐怖的問題我還沒有回答，談話就中斷了。四星期以後她接到通知，說我已在柏林陣亡了。

四月十九日。潮水般的攻城大軍更向前滾。法蘭克福兩邊奧德河上德軍防線繼續堅持着，但奧尼英堡和柏林以東俄軍已到達城郊的極近的距離內了。南綫上，在蘆日查，大量坦克深深地楔入了我軍防線。這裡戰鬪極其頑強，並且一切可能投入戰鬪的力量都已投入戰鬪了。這天戈培爾在播音機前宣讀了告德國人民書，次日即四月二十日這告德國人民書便立即在那些尚能出版的所有報紙上都登出來了。其中有這樣的話「……柏林仍是德國的柏林。維也那也會重新成爲德國的維也納。」於是數百萬的德國人鬆了一口氣。「這是元首說的，而元首是很清楚的。」他們成年被欺騙着，被訓練得相信戈培爾的宣傳，這樣，他們怎會懷疑呢？叫囂很久的秘密武器是一定會有的，當然最近幾天或最近幾小時內就會使用的，那時候……此外，俄軍和美軍很快會碰面的，那時就會……傳播着帶有宣傳目的之謠言，戈培爾使在柏林附近作戰的大部份士兵相信，似乎美軍在任何時候都會趕緊幫助他們去進行反蘇戰爭的。更拙劣的貨色也出來了。傳播着一種流言，說是有個救命的軍隊。柏林上空散着傳單：「文克將軍的軍隊快到了，他將給我們帶來解放和勝利。」柏林人和兵士也就相信。這一負有裝甲坦克部隊將軍文克之名的第十二軍，根本就不是一軍。它的九個師中六個師是在紙上畫餅充飢的師，只有三個師

的整師卽一個軍團是滿員的，指揮這個軍團的是騎兵將軍蓋萊爾。他是兩星期以前才由挪威調來，當他剛到我首長這裡來時，就告訴我剛才接到了他唯一的兒子死了的通知。他的三個師裝備很差，武器也很壞。其中幾乎百分之九十都是十八、十九歲的尙未聞過火藥味的士官學校的學生。在有些班裡甚至有一半人是沒有武器的。現在也要把這些小孩子送死去了。「救命軍」就是這樣。四月五、六日前將這一軍團交與文克時，希特勒還很隆重地說：「文克，我把德國的命運交到你的手裡了！」

四月廿日，希特勒五十六壽辰時，俄軍在北線固本和福斯特之間突破了防線，傍晚時已到達斯潘萊河的森林。陸軍總部派遣自己最後的人力後備——裝備精良人員擴充約有二百五十人的縱隊到勞攷（促遜南廿五公里）去迎擊敵人。以二百五十人抵抗成百的俄國坦克和飛機！早六時該縱隊司令克倫凱萊中尉來的電話把我叫醒了。他說：「俄軍坦克四十輛左右繞過我們前進了。我們將於七時開始進攻」。這是對我們大本營和柏林一個致命的打擊。後備力量再也沒有了。文克現在易北河上與美軍作戰。早晨九時克倫凱萊又打電話來：「我們的進攻失敗了。受到極大損失。我們的坦克偵察報告，說是敵人的坦克繼續向北前進」。我們首長立即將這消息報告帝國辦公廳。現在已是最後應當決定遷移大本營的時候了。但希特勒還在猶豫。隨即又接到報告，柏林以北又被俄軍突破並佔領了奧倫英堡。這消息像閃電一樣的傳開去。我一直沒有離開過電話，大家都發

出同樣的問題問我：「今天是否還開會呢？」我也同樣的答覆他們：「像平常一樣，在十一點鐘討論形勢。」我違背了首長的命令，下令準備一切以便隨時離開這裡。開會前辦公廳裡喧嚷不休，簡直像是蜂窩。通訊員，辦事員和傳令官們進出不停。將校們高聲的談着話。使我不得不幾次的請求他們保持肅靜，讓我多少能聽見電話裡講些什麼。將近十一時突然全屋都靜下來了，甚至連一根別針掉到地上都可以聽得出來。原來是震耳的坦克齒輪聲響起來了。這聲音只要到過前線的人都知道它。我們大家只面面相覷。最後，有人終於打破沈寂說：「這些俄國坦克大概都在巴魯特，我看，離這裡是十公里到十二公里遠」。另一個補充說：「大概過半點鐘他們就會到這裡了。」克萊勃斯將軍從自己的房內走出來了說道：「先生們，請吧」。德國大本營的最後一次會議就這樣開始了。不知有誰叫我。我就出去了。我面前站着弄得滿身是泥的克倫凱萊。他的縱隊剩下的全部人員裝備只是幾部汽車和二十個士兵。巴魯特已爲俄軍所佔，該陣地上我軍剩下二門高射砲，二十個兵士和幾個沖鋒隊員。俄軍暫時停下了。最後他問我，還有什麼命令沒有。我說：「還有，請你把汽車和人員都準備好。」我回到房內將這一切都報告了將軍。他馬上打電話給希特勒，並堅決要求批准大本營轉移，希特勒仍不同意。在這些告別着的軍官們臉上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這就是說，要當俄軍俘虜了。

隨後波格道夫打來電話；希特勒已下令，黃昏時將特萊頓和騷河，羅斯勞間易北河

兩邊作戰的軍隊撤到柏林來。給美軍和俄軍的會合打開通路。幾小時後德國最後緊急信使還通過十五公里寬的完整的走廊走向德國南部去。明天起德國就要被切成兩塊了。不過這次戰爭中俄軍有時常會出乎意料的停下來。現在也是這樣。我們很走運：我們這方面實際上未作任何抵抗，但俄軍楔入的先頭部隊在離我們大本營十公里的巴魯特地方停了下來，未再前進。最後，下午一時才接到希特勒的命令，將大本營撤往愛赫區波茨頓空軍營去。同時通知我們，帝國辦公廳的會議下午二點三十分開始。大本營極倉促的準備着搬家。拆去各種電線。二點左右我和我們大隊，走出了通向柏林去的城門。首長已和自己的副官在一刻鐘以前就走了。

在寬濶的汽車路上拖着成百成千的難民，有的坐着大車，有的騎着自行車，有的推着小車，推着保姆車；大部份都走向西方什麼地方，他們只求擺脫俄國人就行了。每一居民點進口處坦克障碍物間只留下一條很窄的過道可以通行。在用椽木和石頭築成的障礙物上爬着毫無憂慮的小孩在遊戲着，他們戴着紙盔木劍，逍遙的向我們招呼。我們穿過難民群向波茨頓方向走去。迎面走來的摩托自行車手告訴我們：俄國的砲兵已向柏林中心區轟擊，在多勞德大街上已有人被打死了。

在帝國辦公廳裡現在正與元首進行最後一次大軍事會議。我沒有參加，僅在事後由馮，洛倫哥文男爵告訴我一些情形。最後這一次希特勒把黨政軍的代表都召集來，在

這一難忘日子，一九四五年四月廿一日，當俄軍的砲彈已在柏林的大街上爆炸的時候，他首次承認自己是被戰勝了。他對自己的助手們講：「……戰爭已輸完了……我決定自殺」。他這是說，他將留在柏林，不再向西移動他的行營。他把德國南部的最高軍權和政權交給蓋賽林元帥，而鄧尼茨海軍元帥則在德國北部得到了同樣的權力。戈培爾、波爾曼和克萊勃斯應與希特勒一起留在帝國辦公廳內。

在進入波茨坦之前，我又讓他們停下來，將拖得很長的隊伍集合一下，我們的兩架驅逐機在我們上面飛向東方應戰去了。前線的砲聲傳到這裡時已經輕微得像從遼遠的地方傳來的雷聲。在車站附近我們繞過了二十或三十個尚未爆炸的炸彈，這是最後一次對波茨坦進行空襲時投下的。在這古城的橋前我們必須停下來，因為在兩座橋間的反坦克障礙物前座堆着成百輛的破汽車和大車。我下了汽車，讓他們把這一堆東西搬開去。

九

男人們在馬車上叫喊着，汽車夫罵着，手裡抱着用毯子包裹起來的小孩子的女人絕望地哭着。橋邊工兵忙着在橋下面安置炸藥和磁性炸彈。後來，我們終於駛過該城。這普魯士第一個國王的古城已全被毀壞了。因此我們不得不從側路走。道路被瓦礫和砲坑

阻隔着。路上石子和垃圾中倒着波茨頓雄偉的老教堂的已破了的大鳴鐘，在這教堂裡希特勒會舉行過第三帝國的洗禮式並在大菲德力王的棺槨之旁莊重的宣過誓。被燒焦了的教堂底窗口，像燃着復仇之火的眼睛似的看着我們。城邊公園裡的別墅，籠罩着和平的靜寂。「遜蘇西」沒有遭到敵人炸彈的損害。最後我們到達了愛赫的軍營碰到了設營隊的人們。命令像雪片似的飛來。晚八時，疲勞不堪的福來泰從帝國辦公廳回來時，主要的事情已經都做完了。反正一切都只要暫時對付就可以了，我們在這裡不會停留很久。

第二天早晨又出了謠言，說大本營要遷往萊茵斯堡，大概再從那裡搬到盧卑克去。我不敢相信。難道過幾天我還能看到我的孩子和妻子嗎？就在這天我從達來遜將軍那裡接到關於組織陸軍總部的自衛的命令，我把能集合起來的戰鬥人員都集合起來，進行坦克偵察並封鎖波茨頓以西以北，戈里多夫，維爾得爾，及馬爾克瓦特的各湖間隘路。難民的洪流還在擴大着，到處都散佈着絕望的情緒。四月二十三日早晨男爵接到命令，立刻帶上幾天中必用的東西到帝國辦公廳去。他知道，這意味着什麼。我們大家都很難捨地與他分別了。

爲了執行自己的職務，我又很快的走出屋去，街上是更陰沈了。今天與難民混在一起的還有一批士兵。起初他們是單個或者是一小群。以後就多起來了。有些人還算帶着

武器向着一定的目標走去，但大多數人是慢吞吞地，已不管人家插亂他們的隊伍了。他們已完全絕望，這從他們的走步，從他們無力低着頭和眼睛中可以看出。多少綁紮了一下的傷兵也像流水似的運下來，沒有停過。

下午五時左右達萊遜將軍命令我到他那裡去，於是我就去了。一個身高，急燥和臉部具有神經質表情的人起來迎接我，並伸出一隻手來。在他簡單而吞吐的幾句話裡，包含着對我命運的判決，他說：「半點鐘前克萊勃斯將軍打來電話。讓你馬上到帝國辦公室去幫助福萊泰工作。請帶上自己的東西。我想，你清楚這事情對你意味着什麼。」他用眼釘着我，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說：「如果事情到這樣程度，俄軍真的到了那裡，而且擰開瓦斯管的話，那你就走出掩蔽部去，像一個士兵似的死在威廉廣場倒還好些」。最後的幾句話他講的很慢很輕：「也許你還有什麼需要我代你做的事情嗎？」他添問了一句。

屋內很靜。我把妻子的地址交給他，鞠了一躬就走了。只是到了門外，在兵營的長長的半暗的走廊裡，我才體會到這些話的意義。以前，當我陷入戰爭漩渦並且熱狂的工作着的時候，我像其他在前線上生活的人一樣地活着：我們什麼也不問，也不考慮到將來，也沒有時間去討論和分析。每個人只知道在他對面的就是敵人，和他並肩的是同志，每個人活着只是爲了執行自己的義務。只有很少人才知道我們國家的真實情況是怎樣

的。當然，在陸軍總部工作的幾個月，我是清楚了，失敗已不可避免。但現在是要這樣的死去啊！現實是太可怕了。爲了拖延時間，我慢慢的收拾着自己必要的東西。與一切同志告別後就走了。我的路程必須經過波茨頓、聶特列茨，克拉姆伯聶茨，克到多夫直到赫萊大斯路。經由汪聶和達萊姆直走已經不行了，據說俄軍已將該路切斷。天色漸漸黑了下來，傍晚的涼意漸臨了。大街上的行人也很稀少，戰鬪的轟隆聲差不多完全靜下來了。在寬寬的「東西」大道上一個人也沒有碰到，只是間或看到一個人影從這地下室溜到另一地下室去。愈是接近市中心區，城內愈顯得空曠。我們到波茨頓廣場的路上沒有發生任何事故並即刻折上福斯特大路。在晚空的背景上可以看出新帝國辦公廳魁梧的外貌和街對面倒塌的房屋。

周圍一個人也沒有。黨務人員入口處前是一片瓦礫。傳來了震耳的砲彈落地的聲音。我讓我們的小汽車停在軍人入口處的電梯之旁。已經有幾輛汽車停在這裡。平日裡在這裡守衛的哨兵們都不見了。上汽車的台階大概已經壞了。我不自主的顫抖起來，靜寂被兇兆般的砲聲所冲破，隨即就傳出重砲彈的震耳欲聾的爆炸聲。看來這砲彈是落在波茨頓廣場左右的破房後面，落砲彈的地方立即冒出火光，接着就漸漸地燒開來了。幾分鐘後又落了一個砲彈，這一次落的較遠。最後我見到一個哨兵，門崗隱蔽在房屋的陰影裡。一個黨衛軍士兵向我走來，問我到那裡去。值班的下士立即下令讓他把我帶到帝國

辦公廳底下的防空掩蔽部裡。我們從側門進去。這裡不太亮。靠着長長的走廊的牆壁站着武裝的士兵。有些抽着煙，或者壓低着嗓子在談話，有些人垂着頭蹲在那裡。人們低聲的談話被通風器的聲響蓋住了。最後，我們到了所謂黨衛旅長蒙凱的所謂指揮所。不久以前他指揮着警衛部隊。我以後知道，現在他指揮着阿道夫·希特勒志願兵團，這兵團是他幾天以前在這裡，即其爾加爾登由全國各地的志願兵組成的。他們總共是二千人左右，他們必須組織圍繞帝國辦公廳的最後一線的防禦陣地。蒙凱在比着手勢高聲地和幾個黨衛軍軍官談着話。在這撤去一切裝飾的小房中，雖然有通風器，但空氣還是悶人和沈重的。蒙凱在副官處把我檢查了一番，知道真是奉命來的，就讓兩個黨衛軍士兵送我進去了。這裡微微的可以聽見砲聲。帝國辦公廳的地下建築還未完成，所以看起來特別陰沈，特別不順眼。冰冷潮濕的水泥牆，正像一切新建築物一樣，發着潮氣。我們走過許多由走廊或有鋼板門互相貫通着的房屋。到處都是燻人的發霉的氣味，嗡嗡的談話聲和通風器轟轟的聲響。這裡，帝國辦公廳的下層共有五六十間房間。在這錯綜複雜的建築裡共有六個出口：三個向外，三個通帝國辦公廳一樓。有幾間房屋堆滿了麵包，罐頭和其他的儲藏品，塞得一直頂到天棚，走路都很難通過去。到處都是一樣的景象。走廊和房屋都被兵士們佔滿了。他們大多數都是漠不關心，萎靡不振地靠牆站着。只有少數的，三五成夥地在談着話。另一些人手裡拿着槍，躺着或坐在地板上睡着。這些人

都是魁梧，強壯，年青的黨衛軍士兵。現在已看不到他們從前那種奮發的士氣。更恰當些說，都悲觀地屈服於自己的命運了。當這種情緒在領導人中間也傳佈開後，在士兵中間就更加普遍了。

最後我們到了指定的地點。這仍是那樣狹小和帶霉味的房間，這裡坐着辦事員，繪圖員和傳令官。克萊勃斯和男爵在希勒特那裡作報告。就得等着他們，這時我可以聽到落在市中心區的，有時沈重有時強烈的俄軍砲彈的爆炸聲，並思慮着問題。實際上這些思致都集中在一個問題上：是否會在這裡住得很久呢，結果又如何呢？時間過得很慢，最後，福來泰來了。由於天花板較矮的緣故就覺得他比實際上還要高。當他看到我時臉上露出笑容來了。我就按規矩向他作報告。他伸手給我並說：「把這套形式丟了吧，這沒有什麼意思。」他沈默一會兒後又補充說：「是的，親愛的朋友，現在我們一起在這裡完蛋吧。走，我給你把工作談清楚。將軍馬上還不會回來」。我們走過一間擺設很好的房間，那裡住着波格道夫將軍和他的副官，我們的房間和這房間只隔一道很薄的鋼板門。門左邊是疊放在一起的兩架床，對面是我們用的兩張寫字台。一塊大幕布把房間隔成兩半，另外一半住着克萊勃斯將軍。牆上像其他房內一樣都刷成灰色。我脫着衣服。福萊泰就向我介紹工作，我必須在這掩蔽部裡每點鐘收取柏林和波茨頓的軍事報告，再將收到的材料註到地圖上，準備給希特勒作報告。貝倫特（人家都這樣叫福來泰

的) 收取前線其他地區的報告。最後他把最近的一些事件告訴了我。

柏林以北俄軍已突過奧倫堡前進了。南郊和東郊正在激戰中，南線敵人的坦克已到柏林以西三十公里之諾恩。敵人要鉗擊我們的企圖已相當明顯。現在只有一條向西北去的路是通的，這是我們與外界聯繫的最後一條線。估計對柏林的包圍圈明天四月二十四日即可完成。所謂「文克軍團」目前尚集結於馬格登堡以南，易北河東岸，他們應儘快地突過波茨坦來救援柏林。保衛柏林的部隊，只剩下威特廉指揮下的第五十八坦克軍團，該軍團由奧得河退却到此，已狼狽不堪，殘缺不全，此外還有幾個由奧得河撤回來的被擊潰的各師團的殘部；一些高射砲隊和沖鋒隊，防禦基本上是依靠着裝備惡劣的衝鋒隊。

十

在一百三十公里長的前線上，砲兵，像彈藥一樣，幾乎完全沒有了。人員不足大概還可以在最近幾天內由「希特勒青年團」來補充，市內還有兩百萬左右的居民。在波茨坦還剩下一個萊依曼將軍指揮下只有兩個師團的軟弱的軍團，市內最多不過四五十輛坦克。而俄軍方面却有四個軍和一千輛左右的坦克。

我問：「據你想來，戰爭還能繼續多久？」貝倫特即刻就回答了，好像在等待着這

個問題似的：「八天，最好的情況是十天。」「你對文克希望怎樣。」「等於零，無論如何他的力量不能對戰爭的結局起決定的作用。」「那末，甚至連一綫希望都沒有了嗎？」「沒有，只能把最後的崩潰推遲幾天而已。」他又苦惱地補充說：「如果不是希特勒的話，可能還有一綫希望。第九軍的基本隊伍還在奧得河，還可能讓他們撤回柏林來。然而希特勒不願意。雖然俄軍已深入該軍後方一百公里，他還是堅決拒絕了該軍指揮官普賽將軍和我們首長關於這一問題的提議。請你想想吧，希特勒還要進攻，他想奪回奧得河防線呢！」

我驚異了。「進攻？」是的，這是真事。雖然希特勒已經承認戰爭已輸定了，但他大概對於實際中所發生的事情是一點都不清楚的。正如他以前從未到過前綫一樣，搬到柏林之後，他未出過帝國辦公廳一步，親身去看看城裡在做什麼事情。其實在這上面是用不着多少時候的，只要一個半鐘頭就行了。但他却不願意他讓現實去撕破所想像的世界。同時如果周圍的人中有誰敢鼓起勇氣把真情告訴他的話，那末他就會發起狂來。德軍已在敵人各方面包圍和鉗擊下瓦解着，而希特勒還要進攻。他和希姆萊、戈培爾曾下令凡退却之兵士和衝鋒隊員均處以絞刑。成百的士兵和軍官，其中甚至有英雄作戰獲得特殊功勳但現在不願繼續進行毫無意義的屠殺的官兵們，均被吊死在樹上或街燈柱上。屠殺最厲害的是在但澤。難道他真的愚蠢到想阻止歷史底車輪，或者想把更多的德國人民引

入無底深淵，抑或他已膽怯因此想把生命再延長幾天？對這些我們是永不會弄清楚的。

當貝倫特向我講述着在這掩蔽部中我們周圍還有什麼人時他說：「除了希特勒和他的衛隊外，這裡有黨衛軍警官勃龍特，有希特勒底帶四個狗仔的狼犬，你看到這狗的時候，可要小心，它很利害。勃龍特醫師，你很清楚，他是希特勒的外科醫生。胖子莫萊列博士是內科專家，他已及時的溜了。掩蔽部的另一盡頭，住着戈培爾和他的老婆孩子。他佔了幾間陳設富麗的房間。波爾曼和自己助手蔡特爾中校，還有一些女秘書分居在樓上。波爾曼本人和黨衛軍將軍阿里勃來赫特，他底兄弟及女秘書住在一個房間裡，這房間在廁所旁邊，我們走廊的那一端住着羅倫茨和他的情報局。另一邊即波爾曼房子的對面住着費其林，馮，別洛夫上校，海軍上將福斯，戈維爾公使，和約格納斯，梅維爾少校。布格道夫和他的副官威斯上校住在。一排還有幾架不大的軍用電話交換台裝在我們對面，在走廊那一邊。此外，掩蔽部裡還住着希特勒的私人女秘書和幾個通訊員，總計這下面一共住有黨衛隊員六七百人左右，這裡包括警衛人員，通訊人員，辦公人員及僕役。」

里賓特洛甫駐希特勒辦公廳的常任代表是戈維爾，他很和氣很胖，並沒有太大的本領，完全傾倒於希特勒的影響之下。他在爪哇住得很久，希特勒執政後由爪哇把他找來。他的處境是不太容易的，因為希特勒差不多從來不接見他那些最好的職業外交家，

大使和公使的。他把這些人當作失敗主義者和用外國人的眼光看問題的「膿包」。如果他還看一下他們底報告的話，他也絲毫不注意他們的帶有勸告性的報告的。他給他駐莫斯科的大使舒倫堡公爵工作的報價，很可以代表他的看法。舒倫堡曾不止一次勸他不要發動對蘇戰爭，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更親自進謁希特勒，曾最後一次地試圖說服希特勒。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事變後，雖然他曾否參加暴動完全沒有證據，却被處絞刑了。戈維爾也終於被弄去當了志願兵，最後死在了柏林的大街上。海軍上將福斯是代替浦特加美爾海軍上將担任海軍總司令的代表，後者從一九三四年起即担任這個職務，不久前他到貝爾赫得斯頓去了。梅維爾少校代替了總司令部陸軍中校副官波格曼，波格曼在幾星期以前赴西線接任師長時，死於敵機掃射之下。

多少安頓一下，我就開始工作。須要立即給希特勒作清晨報告用的地圖。現在這件事也麻煩起來了，因為最近柏林三易衛戍司令，整個機構也因之變動。我想法不經市衛戍司令直接向八個分區衛戍司令索取情報。夜二點我才最後結束這些工作。各分區都報告說，傍晚時比較平靜，夜間，幾乎完全沈寂了。

清晨五點半左右五六發俄軍重砲彈的爆炸聲不客氣地把我驚醒了。六點左右，像昨晚一樣，砲彈確切地每隔三分鐘落地一次。當希特勒的私人副官瓊斯來取關於最近情況的報告時，我還沒穿衣服。然後我就打電話給柏林區和波茨坦區總參謀部。所有的報告

都一樣。黎明時俄軍在時繼續的砲火轟擊後即開始進攻，數小時後我們接到報告，俄軍已切斷最後一條通向西北去的道路。柏林是四面八方地被包圍了。現在可以使我們跟外界聯繫的只剩了地下電線。這聯繫一直保持到四月二十六日。貝倫特用電話和大本營談話，大本營於清晨撤往萊茵斯堡，因而避免了包圍。從那裡他又收到了德國南部和北部的作戰情形的報告。我們將報告遞給克萊勃斯將軍並再一次檢查在我們地圖上作出的標記後，十時半左右我們三人一同到元首的掩蔽部去了。

我們經過一個地下汽車庫，這車庫由活動汽車台通到福斯脫大街，又經過一些通着辦公廳內院地下的一條長走廊的幾條過道。

薄薄的一層水泥已有幾處被炸彈炸穿了。不亮的走廊裡還有水。爲了不把腳弄濕，我們必須不使身子失掉平衡地在搖擺的木板上走過去。這一段路是永遠使人感到不愉快的，走過廚房和作兵士食堂用的二間屋子後，我們就下到元首的掩蔽部去了。這段路程共走了五分鐘。在這時間裡我們的文件被二人哨及三人哨檢查了六次以上。他們都帶着自動步槍和手榴彈。食堂裡長桌子旁邊坐着黨衛軍的軍官和下士們，他們喝着伏特加和代用咖啡，吃着一個大盤子盛着的夾肉麵包。這些老爺們是懶得向我們這些陸軍軍官問好的。掩蔽部前瓊斯接見了我們。他告訴我們，希特勒現在就吃完早飯了，必須稍等一下。這位瓊斯看來也像一位舉鼎的大力士，給人的感覺是：和他爭吵是沒有好處的。寬

寬的走廊裡也站着四個全副武裝的黨衛軍的軍官。我不由得想起昨天在街上一個哨兵也沒有的情形。到底那裡有敵人呢？在柏林的大街上，還是在這地下邊，在元首的掩蔽部裡呢？

會客室的面積是三米寬七米長。右邊有一隻跟牆一樣長的褐色板凳，上面掛着六張不大的老意大利名畫家的繪畫。對面牆的正中放着桌子，板凳和四把鄉下式樣的椅子，右邊是通往會議室的門，左邊是通希特勒的房間的門。

左邊的門開了，希特勒由拐子戈培爾波爾曼伴隨下出現在門口了，他握了握克萊勃斯的手，向我們大家問一下好就走進會議室去了。他的背駝的更厲害了，腿也比過去拖得更厲害了。特別顯著的是他眼睛裡那種不自然的閃光已經消失，他臃腫而皮膚鬆弛的臉孔給人一個有病的老頭的印象。希特勒坐下了，克萊勃斯就站在他的左邊，戈培爾坐在希特勒的對面。這位瘦小，憔悴的矮子，也似乎氣餒了。面色蒼白，兩頰都陷下去了。他很少發問，多半是默不作聲。聽着報告，目不轉睛的看着地圖。他那臉上和永在燃燒着絕對服從思想的眼睛裡的表現證明着他內心的極度痛苦和不安。他是保衛柏林的政治委員，他只能和他的妻子孩子一起被困在柏林城內。現在他成了自己宣傳的犧牲品，其他八起碼還能讓家庭躲到安全的地方去，而他必須把妻子和三個孩子讓自己一起投向死亡。這時有人叫我去接電話，我就出去接用電話傳達的電報了。當我回來時，希特勒還在跟克

萊勃斯談話。戈培爾繞過桌子輕輕的向我走來，低聲的問我，有什麼新消息沒有。他大概也不再期待什麼好消息了。我低聲的回答他，斯得了以南的俄軍攻勢致命地威脅着那裡的作戰部隊。俄軍由於裝甲部隊的突擊順利地向西前進了五十公里。我軍防禦非常薄弱。

克萊勃斯報告完畢。希特勒就從上至下地看着我，我從他的眼裡看出了問題。我猶豫着，因為克萊勃斯想親自呈遞這報告。但他向我點頭，我就不得不親自將報告傳達給希特勒。他的頭顫慄得那麼厲害，使我非常侷促，當他把痲癢的手伸到地圖上去並用手指在上面畫的時候，我不得不牢牢地掌握住自己，使自己最後還能保持自制力。我報告完了，他沉默了一會，就氣憤地轉向克萊勃斯。他猛猛的向前彎了一下身子，手指抓住了木椅的圈子。他口吃地斷斷續續地說：「奧得河是最大的天然障礙，俄軍的一切勝利只能說明在這地區指揮作戰的德軍將領是無能的。」克萊勃斯企圖小心地反駁，說明在這地區只有一些混成部隊及衝鋒隊員在作戰，而俄軍在這裡作戰的是精銳的師團；再加上馬德菲爾將軍的第三軍的後備已調到在敵人猛烈鉗擊下的右翼去了，或者已經退向柏林去了。但希特勒却以憤怒的手勢否定這些反駁：「在奧倫堡以北發動的攻勢最遲必須在明天以前應該開始。第三軍應集合一切現有的兵力，空出那些俄軍尚未進攻的地區，參加進攻。明晚柏林與北方的聯繫必須恢復。請將此命令即刻傳達下去。」他指着地圖。用手勢來強調自己的話語。貝倫特下去傳達命令去了。當剛走進來的波格道夫提議授命黨衛軍斯

丁聶爾將軍指揮此次進攻時，希特勒又暴怒了：「我不需要這些吹牛、令人討厭和猶豫不決的黨衛軍們！無論如何我不要斯丁聶爾來指揮這次攻勢」。但是不久以前，在黨衛軍和希特勒的萬分的寵愛之下，斯丁聶爾還指揮過庫梁基亞的德軍黨衛軍第三軍團。談話就此結束了。

十一

中午已接到報告，敵人在南面大大地加強了對柏林的壓力。過了點把鐘收到報告，說是唐別爾哥夫飛機場已處於猛烈砲火之下不能完成指定的任務了。這樣能夠用來保證以空運供給城市的僅剩下加多夫飛機場了。但到下午五點鐘的時候加多夫飛機場來的報告說他們已同樣的遭到砲轟。

敵人的步兵已經在大不里士以北的叢林裡出現了。三輛敵人「T——三四」式坦克已到達柏林至諾茵公路上——這是向西突圍的最寬的道路——並進行掃射。下午在勝利紀念塔兩旁進行了熱狂的工作，擴大「東西」大道，將其改爲飛機降落場。傍晚對柏林中心區的轟擊格外猛烈。最初幾天還可認爲這種轟擊是擾亂性質的射擊，並預料只是些些十七·五米厘口徑的砲隊在進行射擊。但當這些轟擊在極短の間隙後便又重覆時，就可

以想到俄軍拖來了相當多的大砲。這估計在次日，四月廿五日即被證實。早晨正五點卅分時就開始對市中心區進行前所未有的轟擊，而僅於一小時後，才轉入通常的擾亂射擊。在收到沒有特別情形的晨報後，十時卅分左右我們就奉命去報告了。當我們進入會客室時，波爾曼和情報顧問勞倫茨已在那裡等着。幾分鐘後我們與希特勒一同進入會議室。克萊勃斯尚未開始報告前，勞倫茨就要求讓他講話。

早晨他收到了中立國無線電台的消息說：當美軍在德國中部慕里特河上與俄軍會合時，雙方總指揮之間關於誰佔什麼區域的問題，發生了某些分歧。俄軍譴責美軍在這一問題上沒有執行雅爾塔協定中的條款。但分歧也就僅此而已。口頭的爭論沒有引起流血鬪爭或其他類似事件。

希特勒又興奮起來。像觸了電光一樣，他的眼睛又閃起光來了，他靠到椅背上去。「先生們，這是我們敵人分裂底新的光輝的證明。假如我今天簽訂和約，而明天我們的敵人就會爭吵起來時，難道德國人民和歷史能不把我當作罪人？難道布爾塞維克與盎格魯，撒克遜之間爲了瓜分德國不是每天每小時都可能爆發戰爭嗎？」

這些話是我很長時間後，只是當我和一個參加一九四五年五月六日在萊姆斯斯進行投降談判的軍官談話時，才想起來的。他對我這樣說：「德國的代表團到了萊姆斯。只等着艾森豪威爾將軍開始談判。艾森豪威爾進門後，立即走向約特立上將面前，在簡短的

介紹後，就發問道：「爲什麼在阿富汗被打敗後你們還繼續作戰呢，你們本應該知道，戰局從那時起就決定勝利是屬於我們的了。」對這問題約特立反駁說：「但當時希特勒和我還認爲，我們的敵人爲了瓜分德國是會分裂的。」

希特勒在講完話後，重新轉向克萊勃斯。在報告時，他一再的問到文克將軍部隊的所在地和第三軍被指令由北方向柏林進攻的情形。但關於前者和後者都還沒有消息。

次日和外界連絡的電話線也被切斷了。無線電台還沒有搞好，好幾點鐘地我們收不到任何消息。俄軍的砲火時刻在增強着。

晚間俄軍重砲彈首次落到帝國辦公廳的範圍內了。我們被迫地把通風器閉了一刻鐘，不然流入防空掩蔽部的將不是新鮮空氣而是火藥氣味，煙幕和石灰碎片。傍晚不利的消息不斷地飛來，陸軍總部報告，斯得了以南奧得河上幾乎全線崩潰。根據希特勒命令進行攻勢的斯丁聶爾指揮下的第三軍，只前進了二公里。他的力量既弱又不足，攻勢就這樣垮台了。黎明時文克以其三個師的兵力向波茨頓方面開始進攻。以後我們就得不到他的消息。柏林以西俄軍的壓力特別加強。位於柏林以西八十公里之拉登諾夫已陷入他們之手。可以說我們已「深入」敵後。第九軍再一次堅決的請求允許他們向西北，向柏林退却，因爲敵人已從背後攻擊他們，他們有全軍覆沒的危險。但希特勒仍拒絕了。晚六時左右，當大家知道，俄軍的先頭部隊已到達登貝爾哥夫時，許多人的情緒都低落

到零下了。達萊以南得利多夫運河已發生戰鬥。俄軍的機械化偵察大隊已出現於加多夫機場。機場旁邊克拉多夫軍事航空學校的二千學生已在校內挖戰壕。加多夫機場已被破壞。希特勒下令叫晚間由飛機供應柏林。

當晚七時他叫我們去作報告時，他的臉色是已陰暗起來了。像違背了他的絕對命令指定斯丁聶爾，指揮第三軍攻勢這事，都出乎意料地，未引起他通常的咆哮。他只很疲倦的說：「我已告訴過你們，在斯丁聶爾指揮之下什麼進攻也都不會成功的」。

俄軍於斯潘道地區的攻勢造成了對柏林西方防線的直接威脅，德國青年團總裁阿克斯曼受命於取得該地區指揮部之同意下，使用當地的「希特勒青年團」團員。同時，必須在一切的條件下堅守橫渡格威爾河通往斯潘道去的畢里利司道夫橋。這是希特勒青年團的主要任務。在進行柏林保衛戰時阿克斯曼放棄了阿道夫希特勒廣場的帝國「希特勒青年團」總部的大廈，將司令部移到了離帝國辦公廳較近的威廉大街，他每天到帝國辦公廳去報告或採取情報。當他將孩子們送上火線時他就和這些孩子們在一起而沒有躲在帝國辦公廳的防空掩蔽部內。這位一隻手的人永遠很謙虛，從他的裝飾上給人以清潔，整齊的印象。

關於我們情況急劇惡化的消息，在掩蔽部內傳得很快。黨衛軍一些指揮官，過去他們是根本不把我們看到眼裡或者對待我們非常傲慢的，現在突然表現的很慇懃。我和貝

倫特簡直無法擺脫帝國辦公廳每個角落裡所發出的好奇的問題。「據你想，文克什麼時候可以到柏林？」「我們是否將向西突圍？」「我們還能堅持多久？」這些昨天還是呼奴喚婢，不可一世的人物今天他們都特別需要安慰和希望。尤其是那些還沒有親眼見過死亡的人們，常提出這些問題來。另一些人坐在桌子邊，大聲的爭論並喝着伏特加，或消極的凝視着茫茫的將來。如果讓他們到露天去作戰時，可能他們也會像其他人那樣勇敢去作戰的。當砲彈在我們頭頂上爆炸時，這種長期的被關在防空掩蔽部內，不作任何活動的情形，就不能不引起情緒上的頹廢。到了這一天的夜晚，許多人才明白了，掩蔽部將成爲他們的墳墓。雖然如此，可是還沒有人想到去充當志願兵，參加戰鬪去。

我打電話給各區參謀，和他們談到部隊的士氣和戰報裡未提到的重要問題。到處的情形都是一樣的。許多裝備訓練極差年紀大的衝鋒隊員，感到市內作戰毫無意義，在敵人剛一接近時，就丟下陣地，跑到躲在地下室的妻子和孩子那裡去了。他們大多數是在黨衛軍機槍恐嚇下入伍的。但十四、五、六、歲的青年却很熱狂，不怕死的作戰。像這次戰爭中我們的士兵一樣。各師的殘部，作戰亦極英勇。但由於彈藥的缺乏，他們已感到極大的困難。最糟的是缺乏有戰鬪力的士兵，這一點愈來愈感到明顯了。如在某一據點我軍還能阻敵人前進，而在軍隊較少的或有衝鋒隊員的地方，敵人便能毫無阻得的前進，深入於正在作戰的兵士之後。各區都因彈藥缺乏及市內大火感到極大的困難。

因爲市內無水，無法進行消防，火燄蔓延到整個街區。只有那些已化爲灰燼的地方才看不見火苗，敵人在技術上，主要是在坦克和砲兵方面均佔壓倒的優勢，這優勢引起許多人悲觀失望。空軍已不能給我們藏身瓦礫中的士兵以極大的殺傷。南區一個軍官告訴我，前齊特里茨軍團被俘的德軍，現給俄軍帶路，給俄軍極大的幫助。我將這事報告了將軍。

已經很晚了。貝倫特和我到上面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戰鬥的喧擾幾乎完全靜下來了，只有遠方某處稀疏的落着砲彈。大火的兇燄奇妙地割裂着夜的黑暗。空氣是清潔而涼爽。我拚命的吸着。能重新吸到新鮮空氣，是多麼的愉快啊！城市上空展開着星辰羅佈的天幕，深遠而美麗。我們默然地站了很久，看着忽隱忽現的火燄。突然貝倫特說：「聽我說，再過幾天一切都完了。我不願意在防空掩蔽部和他們一同死去。既然事情已到這程度，我就應該隨便了。」他停下來，我們每人都想着自己的心事。快到半夜。我們就回到掩蔽部去了。還有一大堆工作在等着我們呢。

第二天四月二十六日，早晨八時我們接到報告說空運供給相當順利。曙光初現時，M——一〇九式飛機大隊在市中心區上空投擲了幾百箱彈藥。可惜在無邊的瓦礫中只找到了五分之一。這個數目與彈藥消耗的數目相比，簡直連滄海一粟也比不上。首先是坦克和砲兵的彈藥不夠。這樣就使僅剩不多還算完整的坦克大砲都不能用了。拍來了一個

電報說：運輸機無論如何要設法在東西大道上着陸，以便將彈藥送到市內。寬闊的公路兩側的路燈柱和樹木早已在幾天前砍光了，這一降落場已相當寬了。但它已密佈了彈坑，此外還有受到砲火不斷的騷擾。九點三十二分時接到報告，二架「容克五十二」式運輸機已裝着坦克的彈藥出發了。我馬上將此傳達給各單位以免發生誤會，紅十字會接到命令在兩點鐘內準備撤出五十個左右的傷兵。十點三十分二架飛機在勝利紀念塔附近降落了。這給我們以很深的印象。我們已不期待更多的東西，但這總算是與外界的一點聯繫。快到十一點時，兩架飛機裝了傷兵就準備起飛了。一切都很有促地。因為滿載了傷員的飛機應盡可能快的起飛，它是多一秒鐘也受不起敵人砲火的射擊了。第一架順利的起飛了。第二架剛一起飛，左翼撞在破房的完整的外殼上，就跌下來了。我以後知道因為速度不大，離地不高，所以還沒有使全體乘客都遇難。

早晨八點鐘，城西南的俄軍在劇烈的砲火轟擊之後，就在德萊靈頓和德里多維之間德里多夫運河開始進攻。我們的防禦體系又很快的被破壞了。傍晚敵人佔領了城內馬赫諾夫區，齊林道夫區，斯拉赫登齊區和達萊姆區。企圖向格洛萊瓦爾得前進的敵人摩托化部隊直到斯拉赫登齊和庫洛梅，拉加兩湖邊才停下來。但在此作戰的第十八，第二十分格蘭得坦克師團的情形也完全是絕望的。市內各區的報告，可靠的程度已漸漸減少而矛盾百出，因此我們就不得不詢問身歷目觀的人們。我們利用了多少還完整的柏林的電話

網。直接打電話給那些住在刻正進行戰鬥的街道上的我們的朋友，或者就從電話簿子上挑一些號碼。這種對德國最高統帥部來說極原始的偵察方式却達到了滿意的結果。「小姐請問俄軍已到了你們那裡沒有？」「到了」，我們得到這種敏捷肯定的答覆往往比我們所預料的要多，「半點鐘以前這裡有二個俄國人，那是停在十字路口的那幾輛坦克上下的坦克手。這裡沒有戰鬥。十五分鐘以前我從窗口裡看見坦克向齊林道夫前進。」這些材料使我們完全滿意。根據這些材料我們可以得到相當全面的，比軍隊的報告更能清楚地了解情況。

四月二十六日早晨戈林元帥從德國南部來了一個無線電報。內容大概是這樣的：「根據元首，您在一九三九年帝國的法令中的規定，當您不能親操政務時我便是您的繼承人。因此我認為，現在已到接管政務的時候了。如於四月二十六日二十四時前未收到您的否定的答覆時，我將視為您已同意」。

這消息如晴天霹靂刺傷了希特勒。起初他像小孩似的痛哭，以後就像瘋子似的狂怒了。在他看來這是空前未有的背信棄義。此外，他把這電報看作最後通牒。雖然以後在紐倫堡的法庭上戈林堅決地反對發該電報的這種看法。全掩蔽部的人都同希特勒一起被激怒了。戈培爾也瘋狂得叫噤了，並以自己的讀台詞般的感情作着結語，但在這些，「忠實」，「摯誠」，「死亡」，「流血」，「你，元首」，「對您，元首」，又是

「忠實」等等響亮的名詞後面使人感到有一種隱藏得不太藝術的對戈林的卑鄙的妬忌，他妬忌着戈林可以「免受絞刑」。波爾曼也利用此一機會，讓希特勒更加發怒。希特勒令蓋斯塔波立即逮捕戈林。他吼着：「把他送到古夫丁的監獄裡去！」並且還立即下了一道密令，如他，希特勒，不能活到戰爭結束的話，就應將戈林暗殺掉。

希姆萊的企圖經過瑞典的伯爵貝爾納登與英美建立關係的消息同樣使他生氣了。這消息是由一個中立國的無線電台廣播出來的。

指定為戈林的承繼人的馮·格萊姆被電召回帝國辦公廳來。他於當日黃昏前坐「費結利，石托爾號」飛機來到柏林降落於「東西」大道勃倫登堡門前，完成這次勇敢的功績的不是一個男人，不是一位帶勳章的英雄，而是一位弱不禁風的女子加娜，萊奇關於着陸的危險性可由在降落前格萊姆在脚部受到槍傷這件事來說明。格萊姆被抬到帝國辦公廳的防空掩蔽部立即施行手術。在簡短衷心的問候之後，他很困難的被拖到會議室去了。希特勒馬上昇他為元帥。談話約繼續了四十五分鐘左右。

晚十一時我們作晚間報告去了。在廚房後，貝倫特遇見了由元首那裡出來的威斯中校。我留在廚房門邊並不自覺的成了洗碗婦和黨衛軍士兵中談話的見證人。那些婦女都是老柏林居民，正在嘲笑兵士們說：「假如你們這些青年人，不把自己的步槍抓緊也不去參戰，那末我們就把裙子給你們圍上而我們自己拿起步槍來。你們怎麼不害羞！你們

看看那些孩子們，他們是怎樣地和俄軍坦克搏鬥啊……？」

第五十八坦克軍團司令威特靈將軍在會客室等着。雖然他已五十五歲了，但仍然很精神，他曾得過大勳章。貝倫特告訴我，他剛才從威斯那裡聽說他將任爲柏林衛戍司令。從前這一職位都是被那些熱狂於國社主義的青年軍官擔任的，但在軍事情況下他們不能勝任了，因此最後還不得不任用有經驗的老將軍。威特靈是很富有責任感的人，在一定條件下才能接受這個委任的。當希特勒在柏林完全絕望的環境下授命他擔負指揮責任時，他說他只能在帝國辦公廳的任何人干涉他的職權的條件下同意此一委任。希特勒在某些猶豫之後聲明準備遵守這條件。

第二天早晨六時貝倫特把我叫醒了。我睡得正熟，甚至一下子還睜不開眼。屋內佈滿了窒人的火藥氣息和石灰末。通風器已經停了，掩蔽部的上面已經成了真正的人間地獄。一個跟一個的炮彈在辦公廳區域內爆炸。防空掩蔽部一切都像地震似的搖晃着，十五分鐘後砲火才逐漸減弱。根據砲轟的聲音來判斷，戰線已移到波茨頓廣場附近。當我還穿着衣服時貝倫特坐在寫字台旁，看着我並非常生氣地說：「知道不，今天夜裡我們元首結婚了。」我的臉色當時大概也是很難看的，接着我們兩人哈哈大笑起來。那時幕後傳出我們首長盛怒的聲音：「你們是發瘋了是不是？敢這樣恥笑國家最高的首領！」當後來克萊勃斯出去一下的時候，貝倫特又把一些詳情告訴我。

那位在十三年友誼之後與希特勒結婚的女子叫葉娃·布拉溫。我感到遺憾的是，直到這時雖然她總一直住在元首的防空掩蔽部裡我完全不知道有這麼一個女人並且從來沒有見過她，她是慕尼黑地方一個醫生的女兒；已經快三十五歲了。當她做希特勒的私人攝影師哥夫曼「教授」的助手時，希特勒認識了她。從希特勒上台一直到戰前哥夫曼是他的親信。哥夫曼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柏利多夫，馮，雪拉赫，並善于利用自己和希特勒的友誼去賺得金錢。只就他給希特勒照像的這種專利，就使他掙下了幾百萬元。一九三二年葉娃當了哥夫曼的第一助手之後，就陪同他參加希特勒的一切宣傳旅行；在那時候他們就熟識了。貝倫特不能回答我。爲什麼社會上一點都不知道這樣一個很熱烈的戀愛故事呢。當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成爲德國大總統時，她似乎說過：「這是我一生最焦急的時候了」。

城裡來的消息是越發可怕起來了。市中心區的婦孺老幼以及傷兵已經連續八天未出過地下室一步，喝的問題比挨餓還嚴重，好幾天已經沒有水了。此外還有連續不斷的火災，侵入地下室的濃煙和炎熱的四月的陽光。醫院，野戰醫院，及防空掩蔽部早已擺滿了傷兵，地下電車的車站上也躺着幾十萬的傷兵和受傷的市民。

防空掩蔽部裡又出現了新希望了。十時卅分時接到文克軍團的第一個電報。他的先頭部隊已到達波茨頓西南施維落美齊湖邊的非爾赫據點。恢復了與尚在波茨頓活動的萊依曼將軍軍團的聯繫並停止了從南面突破向柏林以西地區的俄軍的前進。現在大家只談文克將軍的軍隊帶來的指日可望的解放。但中午時文克報告敵人向側翼柏列茨赫病院猛烈進攻。夜晚，當文克不能前進，而只報告進行劇烈的防禦戰時。大部份人都清楚了，以他的力量打算突進帝國辦公廳是太不足道了。於是情緒又低落下來，很多人都絕望得要命。

希特勒站起來，大家就跟他走進會議室去。雖然沒有接到文克底勝利消息，但他總寄托在這一線希望上。就是說寄托在文克能前進到菲爾赫的一點希望上。他不顧城內居民的飢餓、缺水和死亡，要繼續拖延鬪爭。他下了一個最殘酷的命令。因俄軍常由地下鐵道的車站迂迴我軍後方，從側翼進攻我軍戰壕，他下令開放斯潘萊的水閘，淹沒位於帝國辦公廳以南的地下鐵道上的車站。當時那裡還留下有幾千傷兵，但他們的生命，在他看來是沒有任何價值的。這些不幸者都被淹死了。

現在他同意讓還在奧得河作戰，已被包圍數日的第九軍撤退到柏林來。該軍應立即撤至文克將軍戰線上來。但這命令至少是遲了五天。結果只有少數遍體鱗傷的，不能作戰的部隊到達了指定的地區，當七天以後，我由柏林跑出，經由脫萊茵勃靈茨娜和尤登堡的森林向西南去的時候，我就看見一幅可怕的景象。這些森林裡留下成千具未埋葬的第九軍戰士的屍屍。該軍最後走過的極痛苦的道路上是舖滿了屍屍，汽車和遺棄了的大砲及其他裝備。會議後我們遇見了加娜，萊奇，她已兩次試圖用自己的飛機將受傷的馮，格萊姆元帥運走，但每次均因砲火過強不得不留下了。

午飯後，給希特勒送來一個矮小虛弱擊毀了一輛俄國坦克的少年。希特勒很隆重的把鐵十字勳章別到他的大得要命的制服上，以後又把他送到柏林街道上的毫無意義的戰鬥中去了。

我們和福萊泰及威斯，一同回到宿舍，就談起這一段非常刺激我們的插曲，我們三人都是軍官，很久都在野戰部隊生活，我們不習慣於作戰的時候躲藏起來。目前的狀況使人難以忍受。我們只顧自己的談話，以致當波爾曼走近和偷聽的時候，我們都未覺到，他站到了我們中間，帶着袒護的神情把兩手放到福萊泰和我的肩上，就談起文克將軍的軍隊和柏林不久即可解圍的事來。然後他以自己平常的假愜懣的音調補充道：「你們要以對元首的無限忠誠同他一起渡過他最艱難的時日；這個鬪爭會很快勝利的結

東，那時你們就會在帝國佔有很高的位置，並爲了感謝你們的忠於職守，你們會得到領地和莊園的」。他善意的向我們微笑並很有信心的向前走了。我真呆住了，連一句話也沒能講出來。一種強烈的反感和憎惡的感情籠罩着我。這就是說，我們是爲了莊園封地來執行自己的義務的！難道在今天，四月二十七日，他能够鄭重地談到「勝利的結束」嗎？像我常常聽到他，戈培爾，戈林和其他希特勒的親信的談話，我們心自問，他們是否真正的相信他們所說的話。或者這是一種僞善，瘋狂和愚蠢的混合體。

黃昏時柏林衛戍司令普謁希特勒作報告。波爾曼，克萊勃斯和波格道夫站在希特勒的背後，當時威特靈大概是這樣談的：文克軍團不管在人員上技術上，要保持波茨坦以南被其奪回的地區均感困難。更無從談到突進柏林的中心區來。現在柏林的衛戍部隊還能向西南突圍和文克軍團會合。「元首，威特靈繼續說：我以頭作擔保，保證你能安全而不會受任何驚害地逃出柏林，這樣，首都始能避免最後毀滅的鬪爭」。希特勒拒絕了。第二天當阿克斯曼作同樣的提議並以每個「希特勒青年團」團員的生命保證安全地護送元首出險時，希特勒又拒絕了。

在談到不能期待文克給以任何援助和希特勒不願由柏林突圍後，防空掩蔽部裡就密佈着真正的「世界末日」的氣氛了。每人都拚命的以酒精來忘却自己的絕望的情形。把各種最好的葡萄酒菓酒和山珍海味都搬出來了。但傷兵們雖然只離我們不過幾公尺躺

在波茨頓廣場的地下車站或地下室裡，他們就沒有東西可以充飢解渴，而這裡却酒流成河。

夜二點左右我感到非常疲乏就躺到臥床上去，想熟睡幾點鐘，隔壁房內非常噪鬧。在酒瓶旁坐着波爾曼，克萊勃斯和波格道夫。二個半鐘頭後躺在下邊床上的貝倫特把我叫醒了：「好朋友，你可損失不小，你聽那裡在嚷嚷什麼。」我爬起來就聽到波格道夫對波爾曼喊道：「九個月以前，我在理想的驅使下，熱情地去執行我現在的任務。我的目的是使軍隊和黨能和睦起來。在這一方面我走了冤枉路以至脫離了軍隊裡的同事們。他們就蔑視我，爲了消除希特勒和黨的領導機關對軍隊的不信任，在我能力範圍內，我做了一切。但最後，軍隊裡就說我叛變了軍界。現在據我看，這些責備是公正的，因爲我的努力是自費了，我的理想是錯誤的，嚴格說來，甚至是幼稚是愚蠢的。」他很困難的呼吸着。克萊勃斯儘力地使他安靜下來，請他也看一看波爾曼的情況。但波格道夫繼續說：「汗斯，你別管我，總該有這麼一次把這些東西都講出來。可能，兩天以後就太遲了。我們的青年軍官，爲了自己的信仰和理想，以前所未聞的精神走上戰場。他們幾十萬幾十萬地，嘴角帶着驕傲的笑容勇敢死去了。但是這是爲了什麼？爲了親愛的祖國，爲了我國的強盛和我們的將來嗎？爲了德國的尊嚴和榮譽嗎？不是的！他們是爲你們而死，爲你們的幸福，爲你們對權勢的貪婪。八千萬人民的青年對這偉大的事業抱

着信心在歐洲的前線流盡了自己的血，數百萬無辜的人民死去了，而你們，黨的領導者們，賺了人民的錢財，發財致富了。你們欺騙和壓迫着人民，而自己却荒淫的生活着，積蓄了很大的財富，奪取了封地莊園，建築了宮殿式的高樓大廈，沉醉於奢侈的生活。你們把我們的理想，道德，信仰和我們的靈魂踐進泥坑去了。對你們說來，人不過是你們貪婪不足的野心底工具。你們摧殘了我國幾千年的文化和德國的人民。這就是你們遺臭萬年的罪惡！」

將軍的最後幾句話像咒罵那樣的響亮。然後就沈靜下來。只聽到他困難的喘着氣。然後波爾曼平靜而圓滑地開始說話。以下就是他講的：「親愛的，爲什麼你牽涉到個人問題上去呢？別人是發了財，但這與我是毫無關係的。我可以拿一切最神聖的東西向你發誓的……親愛的，祝你健康！」

拿對他最神聖的東西……拿對他最神聖的東西……誰都知道，在麥克倫堡他佔有很大的領地，在巴伐里亞還他的另一塊領地。在希姆齊湖旁他建造了極奢侈的別墅。難道幾個鐘點以前他不是答應給我們領地嗎？這就可以看到阿道夫·希特勒以下第二等黨的領導者的誓言，其價值如何了。

我儘量想睡着，但總睡不着。五點半鐘時俄軍砲兵又開始轟擊了，砲火比以前更強烈，砲聲像不斷的雷聲。這是我在這次大戰中未見過的。我們必須把通風器關一個鐘頭

以上。鋼骨水泥的最上層已有好幾處被打穿了，甚至我們可以聽到石灰怎樣的落到鋼骨水泥的第二層樓上，在砲聲中還時常夾着震耳的沈重的炸彈聲。像暴風似的砲火向着帝國辦公廳和政府大廈猛擊。我們一百馬力無線電台的天線和跟市內各區防地連絡的電話線也斷了。好幾次我們都認為轟擊已達頂點，但是我們都弄錯了。空氣的缺乏使人簡直要悶死，到下午頭痛，呼吸困難和發汗等現象更厲害了，全掩蔽部的人都非常失望。來清早，俄軍開始在貝利——阿利安廣場進攻並前進到威廉大街。現在我們離敵人只有千公尺遠。甚至阿道夫·希特勒志願兵團的最精銳的士兵都抵不住這種攻擊。

中午時一個通信員順利的到達了柏林的衛戍司令部安全地回來了。市內其他各區情況，像市中心一樣急劇的惡化着。沙倫登堡幾乎已全部喪失。俄軍已到達「東西」大道的十字路口轉彎處。城內的內線防禦僅靠着孔波立特罕，福立特立赫斯罕公園，卓落基花園和賽拉公司屋頂的高射砲陣地。只是在這些陣地的射程內，俄軍不能夠收到重要效果，但却使他們在市內其他各處更深入的前進了。早上我們聽說英勇的加娜，萊奇終於順利地把受傷的馮，格萊姆元帥載在飛機上運走了。她在布蘭登堡門附近烏金——頓——靈頓起飛並安全地飛過了柏林上空。

十三

各區對野戰醫院的供給是更困難了。醫生，綁扎材料，藥品甚至連水樣樣都不够。當白天我帶着文件到下面去作報告時，我見到了一幅可笑的景象。波格道夫，克萊勃斯和波爾曼經過了晚上一番劇烈爭吵後就搬到希特勒住宅裡的小小的會客室裡去了。他們用甜酒灌得酩酊大醉之後，就把腿伸直，像三尊羅漢似的就在牆右邊長凳前面大安樂椅裡大聲的打起鼾來。他們的大肚子沉沒在枕頭和毯子裡面了。對面，離他們幾步遠的棹子旁邊希特勒和戈培爾並排坐着，葉娃，布拉溫坐在右邊的長凳上。希特勒站起來，和報告人一起很困難吃力地從他們的腿間走過去，以便不驚醒他們。戈培爾特別的小心，葉娃·布拉溫看到這種情形，禁不住笑起來了。

這一天夜晚，黨衛軍的軍官把黨衛軍將軍費其林帶到掩蔽部裡。我已經講過，他開了小差並換了便衣想逃出柏林去。在把他的勳章和其他肩章撕去之後，希特勒叫槍斃他。我們沒弄清楚，當時葉娃·布拉溫講了些什麼，她爲他的親人講了幾句求情的話沒有，或者她對她自己的丈夫有沒有這樣大的影响，或者她是像他那樣是主義的虔誠的信仰者。四月二十九日早晨爲了執行槍決，由黨衛軍組成執法隊，把費其林槍斃在帝國辦公

廳的內院。但掩蔽部裡已沉入麻醉的狀態裡了，這事件沒有使任何人有所波動。

九時左右，砲火暫停。俄軍進攻威廉大街，企圖佔領帝國辦公廳和繳獲最大的戰利品——阿道夫·希特勒。大家都默默不語。難道已經到時候了？一小時後通訊員報告敵人在離帝國辦公廳五百公尺的地方停下了。

我們和貝倫特站在寫字桌旁，俯在柏林的地圖上。昨晚我們已決定不再留在掩蔽部裡等死。我們想出了在得到希特勒同意下離開這裡的辦法。這只有兩個可能：或者像軍官們那樣的參戰殉死，或者帶着專門任務突圍到文克那裡去。克萊勃斯走進我們的掩蔽部來，我們就將我們的企圖告訴了他。他不敢立即表示贊成我們的計劃。可以想到，他怕希特勒會找麻煩。然而我們却把波格道夫爭取到我們這邊來了，並且完全出乎意料的得到了波爾曼的支持。威斯中校也贊同我的意見。由於波爾曼和波格道夫的幫助我們最後說服了克萊勃斯，說明跟文克恢復聯繫是如何重要，現在已經好幾天沒有得到他的消息了。自然在與波爾曼談話時我們是以「我們最終的勝利是無可置疑的」論法作為前提的。正午十二點希特勒讓我們到那裡去作報告。報告的材料很少。只知道市中心的情況，其他各區的情況由於互相矛盾的謠言和預測搞得亂七八糟。

會議後克萊勃斯想試驗一下，使希特勒同意我們的計劃。是到了決定命運的時刻了。克萊勃斯報告完了，順便補充說，有三個年輕的軍官想由柏林突圍到文克那裡去。

俯身於地圖上的希特勒抬起頭來，並以失神的眼睛向前看着，沉默了一會就問：「那些軍官？」克萊勃斯就把我們的名字告訴他。「他們是幹什麼的？現在在那裡？」現在波格道夫回答了，他把一些必須的詳情告訴他。這是我們一生中最緊張的幾秒鐘，這幾秒鐘我們覺得簡直有一世紀那麼長。福萊泰看着我，而我覺得他的每根神經像我的一樣也緊張到極度了。突然希特勒直望着我的兩眼問道：「你們想怎樣突出柏林去呢？」我走到棹子邊指着地圖把我們的計劃和路線告訴他：齊爾加爾登，昨落基花園，科爾浮爾斯坦頓，阿道夫·希特勒廣場，動物園，貝赫利斯道夫橋，從這裡坐小船沿加威爾河通過俄軍陣地到王齊。希特勒打斷我說：「波爾曼，立刻給他們弄一隻電動的汽船，不然他們是突不出去的」。我頓時覺得血都冲到頭上來了。難道一切都因這條汽船壩台嗎？事實上在現有的條件下波爾曼從那裡去找到電動的汽船呢？波爾曼尚未回答。我就掌握住自己對希特勒說：「元首，我們自己可以找到汽船並可以使摩托不發巨響，不成問題，我們能突出去。」他滿意了。我們輕鬆的吸了一口氣。他慢慢地站起來，用疲憊的眼光看着我們，向每一個人握了握手：「請代我問候文克。讓他趕快，不然就太遲了！」

波格道夫把通過我軍防線的通行證交給我們每個人。我們重又站到上層的門口來，在幸福的激動下，我們互相緊握着手。我們要逃出這個近代化的帝王墳穴了。不管是怎

樣小我們終于又有了活的希望了，錶已經指着十二點三刻。我們像閃擊般的迅速準備着出發，拿了些罐頭，穿上化裝的衣服戴上鋼盔，拿了自動步槍和一些必要的地圖。富來泰把褲上的紅色軍官邊（按——即軍官褲上兩側的紅邊）撕了下來。簡單地握了手，告了別，一切都作完了。這時是四月二十九日中午一點三十分。

根據阿克斯曼的證明，不到一天，希特勒和他的妻子自殺於帝國辦公廳的防空掩蔽部裡。

次日，即五月一日在俄軍衝進掩蔽部之前，波格道夫，克萊勃斯和戈培爾自殺了，而且戈培爾自殺前還弄死了自己的妻子和五個孩子，阿克斯曼同時證明，似乎在范登堡橋邊找到了波爾曼的屍首，四天以後就投降了。

譯者的話

這本書是從真理報上譯過來的。據說在德國投降後真理報公佈希特勒的消息，這還是第一次，並且以相當大的篇幅連載了六天。

但是由於這個報告是一個德國憲兵大尉戈爾加爾特·伯列多口述的記錄，真理報由英文或德文譯成俄文，譯者又從俄文譯過來，加上譯者翻譯經驗不多，文字修養不夠，譯文之不順和錯誤在所難免，希望讀者和從事譯述工作的同志多加指教。

報告中有許多德國黨政軍人員的職位和軍官階級，特別是希特勒黨衛軍軍官的職位和階級名稱很難翻譯。譯者曾就教於不少懂俄文的同志，又問過許多懂德文的同志，他們也很少知道，有的也只能說一個大概，不敢確定。因此譯者只能根據文中的意思，再加上多數同志比較一致的看法譯出，此外只能等待日後遇到了解德國詳情的同志，得到肯定的解答後，再行改正。

本書譯後，承趙洵同志及高亞天同志仔細校閱，改正不少譯誤，並提出不少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四八年七月一日